景宗朝 上

輯要 十七

朝野輯要卷之十七

景宗大王上

景宗德文翼武純仁宣孝大王諱昀字輝瑞　肅宗長男玉山府大嬪張氏戊辰十月二十八日誕生于昌慶宮就善堂庚午封　世子庚子六月十三日即位于慶熙宮崇政門甲辰八月二十五日昇遐于昌慶宮環翠亭在位四年壽三十七○懿陵　楊州天藏里甲坐

妃恭孝定穆端懿王后沈氏籍青松僉正贈領相青恩府院君浩女　肅宗丙寅五月二十一日誕降于會賢坊私第丙子封　世子嬪行嘉禮于於義洞本宮戊戌二月七日

昇遐于昌德宮長春軒壽三十三 景宗即位追封王后
英宗丙午追上徽號恭孝定穆○惠陵 楊州崇陵左岡酉坐
繼妃敬純孝仁惠穆宣懿王后魚氏籍咸從領敦寧咸原府
院君有龜女 肅宗乙酉 月二十九日誕降于崇教坊
私第戊戌封世子嬪行嘉禮于於義洞本宮庚子封王妃
英宗丙午上尊號敬純庚戌六月二十九日 昇遐于慶
熙宮魚藻堂壽二十六○懿陵 大王陵同原
庚子六月十三日 上即位○傳曰監役朴泰春修撰金世
欽掌令呂必重持平姜履相縣監李廷卽給牒定配罪人丁時
壁鄭維錫放執義趙聖復啓朴泰春呂必重姜履相金世欽

李彥命洪錫等或傳播之言煽出溥疏或疏救之人密贊陰謀貪孔至重請還收達啓不允戲抄時李廷師朴泰春金世欽并敘用前持平權斗紀前叅判李鳳徵前判書李玄逸前左相睦來善前府使徐瑱福平君梩陽原君煥義原君爀先漢守燦軍官張天綱僉使張漢翼等給牒承旨俞集李正臣鄭亨益正言金萬胄等啓來善之自做不恭之說玄逸之敢發自絶于天之語鳳徵之援追無倫之疏紊亂名分三人同罪梩煥爀燦等七人給牒還收達啓不允後因左相李健命陳達只還收來善玄逸給牒之命辛丑疏決時又還給因右相趙泰耉啓還收梩煥爀燦給牒之命壬寅又還給

○執義趙聖復啓原牧沉廷輔 聖候大漸時自内召入而徑出屬纊後始入來請削黜刑判俞集一叅班盃酒隨後請削奪係啓洪錫輔疏金濟班次淩溺請削職答曰罷職正言申晳啓左尹〻就商不出廷班臺監從出詬叱不動請罷職係啓府啓清恩君韓配夏闕外私次盃酒狼籍 魂殿忠義以子侄差出請罷職右尹金重器以尹就商被彈張皇投疏放恣驕妄請罷職不允

○七月龍仁幼學趙重遇疏母以子貴春秋大義今 殿下登寶位所生之親尚闕名號寂莫窮閻祠室蕭然一抔丘墓宿草荒涼伏想 慈廬哀疚之中必有怵然不自安者朝臣

秩二品尚有貤贈之典堂〻千乘之尊獨無爵號之加於誕
育之躬云〻承旨洪致中權熀韓重熙洪啓迪尹陽來啓
先大王處分後丙戌暗行御史書啓敢書爵號丁酉咸一海
上書敢書爵號以絕痛爲 教 聖意所在昭如日星仙
寢未冷陰邪之徒敢逞嘗試之計云〻備忘記重遇遐遠定
配重遇三水定配初政院啓時承旨宋成明稱病規避校理
洪廷弼隱然和附大諫趙觀彬論成明請遞罷獻納洪禹傳
論廷弼請罷職執義趙聖復掌令朴弼正啓毋以子貴春秋
公羊之說胡傳論其非今此陰慝之跡決非一重遇獨辦請
嚴鞫依啓重遇引朴景泳尹天遇李受漸并嚴刑定配重遇

還配行至平丘杖毒斃○清州儒安樺申湝權始經李德根
等通文辛巳獄以誣胥 聖躬母臨六載之尊奄罹交搆之
讒遂陷不測之禍今日廷臣不思所以昭雪乎云云權世衡
蔡之淑等通文吾鄉一種凶徒乃以辛巳伸卞發通其心所
在不可測云云 館掌議尹志述答通乘時闖發欲售禍怒今
姑墨削登徹朝廷亟行懲討云云 已上爛餘抄錄
○八月平壤呈判樞李頤命劄 先大王誌文撰進後物情
不滿以誌中事有闕畧語無稱停爲疵云臣固處此敢請臣
出使後命詞臣删正豪 尤矣所謂闕畧非臣偶漏竊附於
古人諱親之義云云 時李頤命以告訃使赴燕在途上此疏

九月大司成黃龜河啓掌議尹志述以疏事發論疏頭避嫌
啟捲堂書進所懷李頤命所撰 幽宮誌辛巳事沒而不書丙
申事微婉其辭夫辛巳事 先王大恢乾斷明施典章丙申
事變起師生民變論矣 先王洞卞是非真可以建天地而
不悖斯文賴而不墜也頤命白首之年顧瞻利害費盡機巧
怵於禍福文致奸言及夫 公議譁然則敢以諱親之說作爲
義理其不忠之罪可勝誅哉 丞命改撰云云正言金楺啓大
臣所撰黜昧不明 先朝志業者多失改撰之請發於首善
之地丞命擧行右相李健命劄誌文既臣從兄所撰改撰之
論臣何敢可否也乞遞任 答曰誌文無闕漏不可改撰嚴

納宋必恒啓到今提論終涉重大云云答曰志述搆誣大臣
語及私親遣意陰險遐遠定配承旨趙鳴鳳韓重熙領相金
昌集請竄遠配 命大司成黃龜河正言金椑金龍慶掌令
李重協執義洪鈎傳持平鄭宅河并疏救學儒趙徽等亦疏
救并不 允同敀均李宜顯大成金雲澤啓泮儒以齋任被
譴終不入齋不可威迫一旬空齋未安大矣 傳曰竄配之
命還收趙泰耇 遂奏尹志述專昧忌諱語多悖妄正言趙
最壽疏志述必欲暴揚往事於大文字今君父自絶所生之
恩宜施竄配大臣諸臣交章營救無嚴極矣宜施譴責云云
領相金昌集左相李健命引入玉堂申昉金雲澤兩司趙鳴

譏洪龍祚金梓疏論最壽罷職依 允○京儒金行進等湖
儒洪濬等疏請斬志述以正無父無君之罪任敬禎翊一體
按法云云○靈光儒金與黨等疏救志述作重遇仍請禧嬪位號
祠堂別立事○承旨李真儉疏重遇托恩而悖義志述假義
而絶恩皆 殿下之罪人也 趙最壽之疏辭嚴而義正甚臣
擊去且丁酉獨對已非人臣光明道理赴京時剳請銀貨六萬用
之何處至於誌文在遂封章請改以啓志述之意云云 院啓丁酉
獨對時事 先王遍即悟悔誕下絲綸 兩聖之間慈孝無
間彼真儉以惱懟 先朝之後乃於 先陵墳土未乾之時
汲汲投疏必欲一反 先朝大小處分請姑先削黜 不允

○辛丑春李頤命歸到境上疏尹志述以臣所撰 先大王
陵誌論以不忠李真儉請治臣獨對罪又以出疆時因例賫
皆並同將用何處直欲驅臣於罔測云云 答曰志述事真
儉之爽實予甚痛之卿其安心速來復命書狀朴聖輅疏真
儉禍心嘻嘻甚矣幸究大事亦無大費六萬元數依前還納
彼雖欲巧詆末如何矣云云 副使李肇亦疏下正言李錫龍
持平魚有龍連啓真儉投畀事 不允持平李廷熽疏李頤
命萬里歸來而遽遭罔極之謗還納公貲事歸虛罔尚不施
反陷之律徒令近侍相守陳暴之疏五旬尚未承批彷徨城外進
退路阻云云李頤命疏正月八啓四月始下批掌令朴致遠

疏頭　允眞倫請寘俾大臣造朝云〻十月十二日始。允
眞倫授畀之啓遣史官傳諭 已上爛餘抄錄
○十月卜相領相金昌集卜入趙泰耈
○十二月胡皇吊勅云〻　朝鮮國王襲封五十載誠心供職
忽聞溘逝不勝痛惻遂遣大臣致祭追表章傳於朝鮮國王妻
子侄白諭云〻延接都監啓曰勅使稱以皇旨要見國王弟
子侄及宗室事譯官等依臣等指揮以國王姑無儲嗣王弟
一則疾病沉篤一姑無子宗室則元無近屬等語言及則又
曰王弟雖病必欲相見王弟何嬪官所生娶某氏爲婦詳錄出示
此事不欲奉行則領相親傳文字俺等不見此後不爲請闕

當即復路云臣等縷縷爭執終不回聽云云右相恭為剳見延
接都監啓則勅使要見國王第子侄及宗室儲局書示王子
某嫡出娶某氏噫噫此何舉也皇旨未端只云遠表章傳於
朝鮮國王妻子侄句論凡十四字而已何嘗有第宗室等語
王子某嬪出娶某氏之文耶儲局書示惟勤上國為失禮陪
臣為冒嬿今日王子諸宗豈敢安於屯哉云領相金昌集左
相李健命剳曰王第侄要見之説臣等以病牢拒其辭雖竊至
於某嬪出娶某氏一句語皇旨有無難測此諸請見無甚關重
彼方以若不奉行則不請閣即復路為言不宜一味揮斥以
惹事端右相剳論咎責臣不勝駭惑云云答曰右揆此剳斷斷無

他御等為國之誠予已稔知云云○忠清道幼學李夢寅等
持斧刀入闕疏槩曰呂集之無將國人皆曰可殺討復之疏
一切壅蔽為先驅者喉院堂正邦刑事疏畧曰志述無倫不
道之說所由來漸矣惟我　先王既得元子定策儲位之後
一種凶陰之徒常懷不滿之意及至辛巳之變如潑奎擾積
胡輩交搆凶疏無所不至〻　於絶私恩之言猶不能發諸口
今日志述唱蔑不道之說其徒紛紜營救朔令北使出來多般恐
唱呂集與北使往復說話之後臣民驚惶罔措覺獨對大臣
偷去六萬貨起承宣之說感當國首相書給一張紙致右揆
之驚處今日人心安得不波蕩伏願先斬志述之首狀正呂

集之罪云云還出給命還入兵曹草記夢寅等擅入敎化門毆打軍
卒令有司科治夢寅原疏托以燒火疏下安重烈稱以改書
來呈刑曹啓目李夢寅沈得培趙澄等原情志述斁倫之罪
領相救解之後君臣之分母子之義滅絶無餘矣等此擧專出
於討賊之義喉院騎省俱以賊逑血黨一向壅蔽伊日佩斫
刀一介平疏下二人陪疏投呈東漢趙登等腰斧詣闕通訴
麗朝禹倬持斧入闕上書矣身此擧古今何殊須相與北使
說話尤萬萬驚愕 殿下春秋之幾何嗣續之有無元非皇旨中
所問昌集無端書給彼人之之抹去春秋二字改書年字而
去此何擧也宗室二字元無彼人之文跡備局啓辭以諸宗

班列坐御坐之後等語再三稟達者亦何意義矣等爲此明
倫之擧爲入所搆殺云云 夢寅杖一百三水充軍沈得佑趙
瀅杖九十徒二年定配 已上爛餘抄集
○刑判李冝顯疏近來朔望殿奠輒有初獻官磨鍊之教
聖候未寧有妨拜跪而然耶摩情抑冤有不可趂校理金濟
謙箚孝寧殿朔望奠親行磨鍊之教臣不勝憂歎伏乞亟收
成命 聖候不至難强則親行明日之奠以光聖德 傳曰
遞差政院請還收 答曰濟謙箚實出忠愛予實愧之可不
允從執義趙聖復疏陳朔望殿奠親行之未安執義任泂疏
初獻官磨鍊有若永爲定式者然夫有疾未參不過一時事

世何可以此永爲定式乎修撰李重協啓伏聞 聖候脚部
有酸痛之候以此不便拜而然耶此後殷奠雖扶掖行禮恐
似無妨若雖強之時明白下教以解外人之惑也備忘記孝
寧殿殷奠攝行宲由於脚痛李重協縷縷頻達心切懃惡縱
欲強爲其勢未由諸臣知悉大憲李縡疏練前殷奠獨有此
朔伏乞 聖下明教親行朔奠如或難於拜跪則祼薦一節令
大臣代行此後享祀亦必量力而行苟不然但曰前日備忘
足以使人曉然每每攝行而已羣下又從而莫敢言則是上
而禦人之諫下而成主之過又曰 殿下臨朝視政專尚淵
嘿 殿下試看前史曷嘗有臨御之初終年不開講者乎厦

遒吁咈不過一唯字而止云云戶判閔鎭遠啓大小祭享絶無親享之時講筵尚未一開召對旋又停輟聖德根本之地如此則其何以出治乎 殿下如以臣言爲可則卽命大小祭享皆以親享磨鍊亦以明日爲始開講事明白下敎使觀聽聳動領相金昌集曰鎭遠所達皆是臣所欲達者也 上曰當依爲之正言金龍慶疏諸臣進言畢竟蕪落只依允而已徐宗燮疏 殿下淵嘿爲主事端起晦輒靳問難甲乙論下或久可否不幾於罔有稟令耶○領相金昌集啓館職未備新錄還推臣於應敎趙尚健修撰金相玉事竊有所懷金東弼盖謂尚健庸騃相玉濫竽近來黨論日甚互相攻擊東

彌疏專出於敗國事之計甚言不足爲嫌兩人別操敦迫云
云承旨宋成明疏新錄定奪輒曰玉堂無人才彥林立必然
東閣局面互換用捨偏係趙尚健金相玉決無可出之勢相
好者必欲勉出兩司疏請瀛錄之催促尤可笑云云右相李
健命劄宋成明因瀛館事直驅諸臣於把弄之科云云正言
金龍慶疏宋成明排擊登地敲撼廟堂必欲空朝廷而後已
云云領相劄堂錄自 先朝有命金東弼巧計沮敗宋成明
又襲東弼餘智捨此則無以傾朝廷逞胥臆故也云云修撰
俞拓基疏下宋成明疏中趙金兩臣事弘錄趙文命李箕鎮
申昉金濟謙鄭錫五申晳金民澤堂錄李箕鎮申晳申昉金

鎭商李重協趙文命李德壽鄭錫五徐宗爕洪錫輔金民澤
尹遊金濟謙吏曹錄申晳申昉承旨柳重茂疏駁愷之擧至
於堂錄而極矣日〻敦迫只在於趙尚健金相玉辛乃忘廉
突出悪〻完圖岩廊如此年少何責云〻修撰金東弼疏臣
年前一疏盖出於擧世之公誦潜鋒毒鏑前後交加其時尹
錫來數款語故作隱語拖及人先故必欲汚衊臣身而後已
臣之高祖忠貞公臣德誠當光海廢母獻議扶倫荐棘七年
聖朝改玉遂被贈用當時臣祖之被謫者安有彷彿於趙尚
健輩以邪醜正受罪 先朝之事而敢以始謫縱顯等語曲
引暗擬又押入金坦二字於書末盖以臣曾祖臣修撰高之

丁卯被譴有由於垣疏故耳夫垣疏所論專斥元勳金瑬擅權誤國之罪而臣祖之橫罹无妄之禍者亦不過積忤權勳卒陷罟穽而當時士友之知臣祖之心者莫不嗟惜其冤枉到今百年乃有此攢及畜怨於論事之人逞毒於己故之祖先是可忍為哉金昌集遂叅掇拾錫來之餘套身為大臣口業之無倫乃如此云云○承旨金一鏡疏曰臣曾劾李禎翊逼尊之罪所以聲罪者市恩徼福猥許以深憂過慮將此十一字勒成諸大臣之罪夫元老諸臣之憂深慮過者只有一人而已禎翊以市恩徼福與深憂過慮待對為辭指逼之罪與情同憤又曰楨翊謂幽潛尚有所籍口於一鏡之言潛之疏供

何有彷彿於臣啓而楨翊乃白地自做真所謂莫須有丨者
也丁酉黃虁之疏上楨翊敢抗章首擧臣名以及于潛真
若臣初劾潛而潛又繼之者然渠雖絶學安敢慢四聰若是
乎 荅曰既往之事不必淺嫌初下此人之疏何必深嫌之
批因承旨黃璹徹稟改下持平鄭宅河啓全一鏡言議爲清
流棄至於反詈李楨翊之疏用意危險不有 先朝處分請
罷職 荅不允正言趙最壽疏全一鏡既被楨翊反詈則疏
下在所不已初批極其嚴正則承宣從中請改承旨幻弄之
罪不可罷職而止亦宜削黜保寧呈工議李楨翊疏臣之被
誣於一鏡者只是頃年疏中市恩徼福四字也一鏡前則曰

恩從誰出福自何生市於何地徵於何時云而隱然歸之於
不敢擬之地後則曰市恩徵福四字與深憂遠慮四字上下
對待爲辭而勤歸之於逼尊之科噫噫慘矣且其所謂憂之
深慮之過者只出於計較自己禍福一鏡敢以只爲一人等
語肆然書之於奏御文字臣所謂出潛嘗有所藉口於一鏡
者正謂此也答曰甫無深嬚○正言徐宗燮疏前參判李光
佐 大行候班一不進參侍藥設廳略不變動彼雖諉以情
勢元無自廢之義故出膺敦匠之命果如是則何不於 仙
馭未賓之前一番親承起居乎責罰之典斷不可已 答曰
李光佐處義無據罷職又啓 昨日知申洪致中擧臣論李光

佐事疑以太過以光佐之候 閤下爲伸公義侍藥設廳未官
罷散者莫不留宿禁門外則自外承候看何可恕所謂情勢
者不過以毁板事壽遭 先大王未安之教此何爲便訣堯
舜之端以此而謂之進退有據非臣愚所及云云柳重茂疏李
光佐年前抗疏蓋出苦心而亦以心事未白爲難進之義
向來臺言殆近吹覔承候都下臨哭閤外誠禮自盡至於不
入內班先輩處義亦多如此當此之時如光佐輩何處得來
久靳甄復臣切慨惜 荅曰當依施○判決事趙泰億疏昨
年趙尚健疏語誣罔 殿下既下燭矣尚健以臣父流謫於
宋尚敏疏事及宋時烈謫路餽贐一款作爲負持之計尚敏

訟師陳章死於衕楊則臣父流涕盖出於傷時愍寃非有私也其時時烈聞而嘆曰此淚豈不公乎其後有爲臣父輓詩曰當時㗖士漢庭空大老猶稱此淚公觀此則臣父之與時烈素不親厚而一時憂時之淚爲公非私可見矣時烈之北遷也路由三陟臣父爲府使適罹官次其行中僕妾泣曰沿道困厄無人顧視惟此府伯謂我馳行落莫甚矣臣毋愍之乃以私蔵粮饌走布送之此不過窮途相濟之義以此之故臣不當救時烈所憎尹宣擧云者其果成說乎金民澤以會奚行服等說搆誣沈珙故臣書畧及其陷人之狀矣民澤懲其議已不唯持珙并與臣而醜辱之云云校理趙尚健疏趙

恭億其父之慕悅大賢未為慚德何悪而諱之雖以其疏言之宋尚敏之死既曰懸究此洪公之句既出蕭章豈不從尊慕中出耶恭億每以其父之為先正者為公而非私以臣見之公心尊慕方是真箇尊慕諱之者適所以彰之也云云修撰沈珙疏丁酉臣猥叨館職時有李師命復官之命而師命之婿金普澤之弟民澤構誣臣身以為先臣故參議壽亮以宋時烈之門生於其殁世會葬行服而臣乃救宣舉謂之悖先會葬行服之孟浪曾因趙泰億之疏屢登 睿覽不須追卞蓋先臣之於時烈雖以時烈之文見之有暫時講誦等語其情分之不深可知其不為會葬行服伊時士友無不目擊民澤乃

故曰地構誣臣宗痛心云〻 ○ 校理趙文命疏今日國家受
病之源朋黨是也朋黨之害不一而大者有五曰是非不真也用
人不廣也紀綱不立也言路不開也廉恥都喪也有一於此
足以亡國救之〻道不過曰皇建其有極又曰彼此黨與幾半
一國此邊豈皆君子彼邊豈皆小人乎究其議論之本願則
過中失當無彼此也論其立心之偏陂則吹覔傾軋同一套
也人地才望則俱無不可用者也又曰朋黨之禍古豈無之
然皆賢邪顛倒其分絕然若漢之南北部宋之元祐熙豐是
也惟今之黨則不然善惡優劣無甚異同陰陽黑白無甚分
別舉一黨盡用未必皆賢舉一黨盡棄未必皆惡將不得已

而忝用兩邊均平則范忠宣調停之論又未免爲苟且之帰
終莫如建極之道今　殿下必以大公至正之心建極于上
勿論彼此惟賢是用　答曰令廟堂稟處領相金昌集曰趙
文命疏大體則好矣而設弊要救弊難只言建極而又不言
若何則爲建極也朋黨之患古亦有之我朝議論之岐貳已
過百年自　列聖以來終不能去蓋爲國之道不可不卞邪
正明是非〻〻不明邪正不卞則无爲大亂之道故歐陽脩
朋黨論最爲至切凢爲人主不悲其臣之爲朋黨只當卞其
孰爲君子之朋而用舍之而已　上無發落李健命曰文命
之論大意則好而不過一場空説話也卞別邪正乃破朋黨

之第一件事其疏中彼此彙所爭做宗事之意極好矣○領
相金昌集啓 殿下深居拱嘿不曾留意於國事諸臣袖手
恝視噫其危矣崔奎瑞自在 先朝久已退野鄭澔權悄李
晩成金興慶李光佐諸人或稱身病或稱親病歛退無意造朝洪
致中省掃之行久未還朝李縡遠出舊庄此外居在輦下不
樂供仕者亦多有之豈不慨惜頹 殿下別諭引咎自責則
諸臣豈不感激而 殿下亦宜自謀激勵奮發則痛改前轍
則一號之間風采頓變矣左相李健命曰或下備忘或令政
院代撰務以至誠懇惻爲主而二者之中指一下教何如
上曰唯户判閔鎭遠曰今此別諭政院代草往復於大臣始

爲入啓 好矣 上曰依爲之 ○ 忠州呈司直鄭澔上疏 荅
曰卿以 先朝殊遇之臣 奉身辭退 是豈平日所望於卿者
乎 勿復控辭 共濟時艱 高陽呈刑判李晩成疏 荅曰 一向邁
々無牘又至悵然且慚望卿上来行公
辛丑秋八月二十日 傳曰 延礽君爲儲嗣 是日正言李廷熽疏稼達
儲位 宗社大計 今 殿下春秋鼎盛 尚無繼嗣 伏想我
慈聖哀疚中 以此益加憂念 而我 先后在天之靈 亦必睠顧
矣 况我 祖宗朝曾有已行令典 豈非今日所當遵奉者乎
上稟 慈聖 下議大臣 卽冝定 宗社之大計 荅曰令廟
堂稟處 是夜領相金昌集 左相李健命 来請賓廳啓曰原任

大臣政府西壁六卿判尹三司長官并即牌招來會以爲入
對何如 傳曰允是夜二更大臣卿宰入侍時領相金昌集
所啓臺臣之言乃 宗社大計以大臣不言爲咎臣等難免
不職之責矣臺言至此孰敢異議乎判府事趙泰采左相李
健命曰茲事不宜一刻遲緩故深夜仰請矣戶判閔鎭遠兵
判李晩成刑判李宜顯判尹李弘述工判李觀命左叅贊任
埅大憲洪啓迪大諫洪錫輔承旨趙榮福校理申晳皆陳達
上曰允從矣領相曰 聖上〻奉 慈殿不可不仰稟而如
此處分必得手筆然後可以奉行 上曰當依爲之諸臣退
出罷漏後入對領相曰果爲稟達而奉受手札耶 上指案

上封紙曰此矣領相躬受而手拆之乃寫延礽君三字及 慈
殿諺教小紙也左相展讀畢史官翻書諺教曰 孝宗血脉 先
王骨肉只 主上與延礽君而已有何他議乎予意如此下
教于大臣宜矣諸臣皆啜泣曰不勝悲感矣左相曰承旨以
傳旨書出乎 上曰唯承旨入 上前書傳旨時顧大臣問
稱號左相曰 恭請大王以 太宗爲儲嗣稱爲世子似以
太祖方御極之故而古史以弟爲嗣稱太弟臣等退當博考
而姑先書以儲嗣恐合事宜 上曰唯承旨乃書傳旨曰以
延礽君某爲儲嗣領相還納 慈殿諺教及延礽君三字于
上前承旨曰儲位已定凡于節目牌招該曹三堂上擧行何

如　上曰允禮判宋相琦參判李墀參議南道揆牌招○延

礽君上疏辭　答曰予以不穀已過立年尚無儲嗣又有奇

疾玆以仰稟　慈聖俯循羣請委以儲貳之任爾其小心翼

翼孜孜勤勤以副國人之望　因傳曰承宣往宣耳疏批如前

○禮曹啓儲嗣號稱定以世弟又啓延礽君入宮吉日　傳曰

以九月初六日定行

○二十二日司直柳鳳輝疏李廷熽疏請建儲臣不勝驚惶

憂惑矣翌朝聞大臣以玆事不容淹延夜深更對處分已定

云有國建儲何等重大而時任大臣在江外不遠之地邈然

不知原任卿宰之初招不進者亦不更招猝遽於悤此何擧

措也 殿下再聘中壼今纔數年仍居諒闇嗣續有無姑不可論 殿下寶齡方盛中宮年纔踰笄日後螽斯之慶臣民之所顒望而乃於即祚之元年猝然為此舉其故何哉始使廷熽癡騃者草草陳請有若嘗試者然及得稟處二字乃於更鼓已深之後登對力請與廷熽和應昭不可掩至若事之不可不仰稟 慈聖者亦當退而俟教事理則然便同使令殆近催督真可謂無人臣禮耳擾擾怱怱半夜嚴廬一請再請使莫重莫大之舉終至於草率之歸國體太輕殆不成樣人心疑惑久而靡定大臣及諸臣愚矣迫脅之罪不可不明正無使威福下移云云

傳曰予有一分嗣續之望則何有此

教乎柳鳳輝之疏語涉狂妄不可置之卿等論啓是在閤門
外領左相及大憲洪啓迪大諫俞崇司諫申晳掌令宋道涵
正言李聖龍校理申昉等啓畧鳳輝内懷不滿顯有搖動國
本之意不道之罪彰露無餘請設鞫　答曰允○右相趙泰
耉箚畧儲嗣已定慶幸曷喩冊禮都監之任未由運動乞遞
答曰勉副○備忘記鳳輝鞫問過當極邊遠竄大臣三司入
侍時合啓依前批設鞫事依啓趙泰耉箚柳鳳輝至於設鞫
之舉何至是耶處分既定之後有此進言可謂謬妄而甚心
出於赤忠導人主撲殺言者恐非美事願亟收成命　答曰
觀卿箚知鞫問過當議大臣稟處賓廳啓設鞫事不允依備忘

遠竄三司合啓請鳳輝設鞫嚴問趙泰耉姑先削黜不允○
二十五日王世弟疏昨見柳鳳輝疏臣之毛骨俱竦不得不
敢陳危苦之狀五日之內連上四章臣罪萬殞亟命罷歸
答曰鳳輝狂妄之說何足介懷承旨宣喩又疏臣前疏以鳳
輝之疏不得不難於冒當之意爲言以臣之言添鳳輝罪臣
之不安尤萬萬伏願使鳳輝無至大戾　答曰可不留意以
安汝心○自二十六日至九十月三司賓廳啓連論鳳輝事
兩司請泰耉削黜事朴師益等李箕翊等臨昌君焜等李箕
鎭等宋道涵等連疏鳳輝鞫問事儒生金聖澤等李昆等疏
論鳳輝泰耉及眞儉投畀事金時發等論鳳輝泰耉事金鐵

根等論鳳輝叅啓事并不允眞儉事十月始允〇初李廷熵
疏入諸宰牌招時吏判崔錫恒禮判宋相琦牌不進府啓請
罷 不允〇初鳳輝設鞫命下時問郎尹淳鄭錫五呈病固辭
領相啓拿問定罪 允之〇初柳鳳輝論罷事賓廳會議時
金宇杭不來兩司合啓賓廳會議乃爲廷臣宜不偃息在家
判府事金宇杭終不赴召且其辭疏在於國有大慶之後全無
煩忭之意分義豈容若是請罷職不允〇府啓向日賓啓出
於沐浴之義副摠管申翊夏承批罷出輒去 鳳輝胥命之所
與情俱駭請削奪不 允〇府啓新除江監金演當賓廳齋
會之日偃然在家不叅及其物議喧騰潛往陽川縣道陳章

有若曾已下鄉者悉情跡黯然心事不美請罷職不敘不允 已上幷爛餘抄錄

〇九月二十七日世宗冊封領教又曰禁中決策御士從而庶民從儲貳正名國本定而萬品定主鬯之位久虛疇與奉宗廟事監國之任靡托無以係億兆心瞻茲介藩之賢聿叶樞庚之吉聰明孝友令譽夙彰儉約溫恭雅操愈篤周旋紫闥幾載嘗藥之同憂密邇青闈童年制業之相戲以親則寧考之所眷愛以命則 慈聖之所明宣茲予意之允諧亦衆謀之畢恊天與人歸萬姓之謳戴咸切星輝海潤八域之歌詠方興 大提學李觀命製進

○十月初十日下大小國事令　世弟裁斷之備忘十七日
還收○是月初七日執義趙聖復疏略　殿下上體先旨內
禀　慈教克定國本允屬元良伏念　世弟邸下生長深宮
未嘗從意於當世之務臣愚竊以爲國家大小之事或不無
思慮之所未周機宜之所未練矣在　先朝丁丑間廷臣有
以引對臣僚之際令　殿下侍側參聞敎習國事之意陳之
輒蒙嘉納今日　東宮年紀之壯盛不啻倍蓰於　殿下之
當年則明習庶政尤豈非當務乎　殿下當於臣僚引接之
際政令裁斷之間輒引　世弟侍側參聽一以爲商確可否
之道一以爲隨事訓習之方必有以練於庶務而有補於國

家伏願深留　聖意仰稟　慈聖而進退焉　是初十日　答
聖復疏曰所陳好矣可不留意是夜下備忘記予有奇疾十
餘年来差復無期酬應萬機誠難矣今世弟年壯英明若使
聽政則國事有依托予將安意調養大小國事並令世弟裁
斷焉初更承旨李箕翊南道揆玉堂申晳李重協請對請還收備忘
送相繼々陳達　答曰勿煩箕翊曰當以回天為期夜氣漸
寒恐玉體之傷姑為退去　雖退決無奉承之理矣申晳啓趙
聖復無識謬妄請罷職　上曰過矣李箕翊曰本院無請罷
臺諫之規故不敢仰達而　玉堂所達非過也　上曰罷職可
也○是夜東宮引接宮僚涕泣曰今此下教驚惶罔措誠者

上告 慈殿懇乞 大殿斷無反汗之意令夜欲陳章而恐
妨丙枕欲待明朝何如弼善金樟說書趙顯命合辭曰明朝
陳章徽教至當臣等亦欲明朝陳章○夜半左參贊崔錫恒
到闕門外標信即下開門 傳曰入侍政院玉堂亦為隨入錫
恒曰即位元年擇下此教抑何故也聖復疏以傍坐參聽為言
又以商確可否為言凜以一臺官何敢發此言乎特施屏裔
之典以為懲礪宜矣又曰 先朝乙酉有傳禪之教百官伏
閤從容回天豈非今日之當法乎又曰臣老而不死又見此
事如許莫重之事因乃麼一人之言輕舉不以為難則事無
可恃矣 上曰重臣縷縷陳達依施焉萬胡等遂還納備忘

時五更三点矣○十一日左相李健命劄伏聞世弟聽政之
命不勝驚愕進詣閤下欲請對矣俄聞因重臣所達還収臣
轉憂爲忻只切頌祝又曰朝廷體貌至嚴至重一重臣深夜
請對政院之遽爾啓稟未免率爾當該承旨宜加警責戶叅
趙恭億請對入侍都承旨洪啓迪同入侍恭億曰去夜非常
之命因重臣請對今既還収更無可瀆者而曾在乙酉 先
大王有疾患故有傳禅之命 殿下懇辭不得至於雪夜露
立泣禱云 殿下乙酉心事即 東宮今日情境 殿下何
不念此乎聖復疏入國言喧傳備忘中大小國事并令裁斷
爲教則喉院所當繳還草〻請對有若塞責徑先退去時任

大臣恬然退坐袖手傍觀大臣及三司諸臣并加譴罷然後可以為國聖復若不明示典刑則無君無道之言將日進於前伏望特命遠配又曰大臣創以深夜告變攻斥承宣危國有事變夜深蒼黃之際赴闕請對孰不為可而此猶防塞則言路壅蔽矣啓迪曰去夜備忘出於意外深夜急遽未及同時請對大臣重臣宰臣多於其時來詣闕外云恭億之言可謂不諒其情矣聖復之罪屏裔宜矣又曰錫恒大臣諸臣方欲請對之際獨先入對此不過詣闕有先後也恭億論斷諸臣旨意深緊矣恭億曰錫恒以聖復事陳疏到闕承旨誘以門閉還給不得已請對則大臣以政院之不為防塞非作者不亦誤

手啓迪曰恭億所達專出於雜之心欲因此事使大臣三司
皆至不安之境也恭億曰臣只欲規警而已啓迪欲為防塞
不幾鉗人口乎○司直李光佐疏畧聖復疏入累日大臣三
司無一人言其罪者臣切痛心治疏將上聞仍聖復疏至有
萬々意外之教雖幸旋收聖復竄配之請斬 允云伏乞亟
命援畀至於大臣三司亦 頗明正其罪云々○判府事趙泰
采劄前夜聞備忘之教與時任大臣從駕詣闕路聞已為反
汗還歸乃者李光佐以大臣諸臣未赴闕混加非斥云々○
院啓恭億以重臣之力先準請諸臣之未及入對作為話柄
乘機跳踉傾陷搢紳請罷職不叙○兩司李瑜柳復明魚有

龍愼無逆合啓趙聖復絶島圍置事依啓〇司直朴泰恒李
眞儒尹聖時金濰金始烱李宜輔李廣道黃最沈壽賢柳重
茂李眞望李明誼尹游金一鏡呂善長朴彙登尹揩金浴會
命敎李景說尹會尹東衡趙遠命徐宗厦權益寬柳萬重鄭
楷等聯名疏今日百僚孰非 殿下之臣子乎半夜禁中尺
紙猝降而大臣勢睽三司寂嘿漠然無一分匡救底意尙非
一重臣力爭於前席擧措之罔極將復如何臣等又竊聞一大
臣陳劄以重臣之夜深請對答責承宣顯有不快之心此何
心腸名爲大臣國家非常之擧一則高枕傍觀一則投章反
攻大臣如此其他可知倫彝之斁絶義理之晦塞胡至此極

且念此事非癡獃一聖復之所自辨內畜無君之心外售嘗試之謀高枕傍觀投隙反攻之兩相及職在三司寂然無言之諸臣并施譴罰聖復亟加顯戮以正常憲○司果韓世良疏天無二日地無二王北面　殿下之廷者何敢以此等語萌於心哉敢爲陰移天位之計安得一日容息於覆載之間哉向日建儲時　恭靖大王時事云者猶未免國人之疑惑矣豈意聖復踵此有嘗試之疏也伏願廓揮乾斷快副共誅之輿情○政院啓朴恭恒聯名啓搆陷諸臣壞亂朝廷韓世良疏語句亦悖逼於不敢言之地臣切痛之兩司合啓韓世良絶島圍置事　答曰勿煩　府啓朴恭恒削出事　答曰勿煩

韓世良拿鞫啓　傳曰允　後只命竄○司直洪萬朝沈檀李
徵龜權珪李恭龜李攅徵崔敬重李禎李寅錫申獅賢金始
慶李仁復金始鑌尹就履成傾成任鄭雲柱趙以進李萬休
鄭來周金廷潤張后相姜必慎李昰煥洪尚容權護柳壽仁
洪尚仁申靏南壽彥睦天任尹就咸李光湜吳光運李熹吳
瑞鍾姜樸沈尚觀等疏賊臣聖復外儆建儲內懷無君大臣
偃臥私室袖手傍觀此與聖復同一心腸今日討罪宣止於
聖復一人哉亦願并施重律○領相金昌集乞退劄　荅曰
許施○判府事趙泰采劄言首相勉副之不可左相李健命
啓韓世良不可不究問首相休致之命即爲還寢　荅曰領

相批旨已還收矣韓世良疏語無據予亦不快矣○清恩君
韓配夏疏趙聖復亟正王法事○府啓前夜備忘居出給之
任者所當悉報大臣諸宰齊聲力請事體當然不此之爲乃
反受人指揮深夜啓稟續續請對及至大臣之來到閤外從
不啓請留門使大臣諸臣彷徨於路岐請當該承旨罷職依
啓○持平李瑜愼無逸啓論崔錫恒趙泰億韓世良朴泰恒
罪
○十三日 傳曰時原任大臣三司來會賓廳備忘記予病
漸加早定儲位寔欲代理矣諸臣不知予本意有若因臺疏
而發者然相繼紛紜故姑爲還收以正趙聖復妄率之擧也

一依再昨備忘擧行○王世弟跪曰日昨千萬意外遽下臣
子不忍聞之教將欲瀝血陳章 聖鑑悔悟即賜反汗不勝
煩祝又伏見下賓廳之教寧欲遠遯伏乞亟收成命 答曰
祖宗故事毋庸更辭承旨往傳○大臣二品以上三司請對
傳曰昨今氣益不平所懷書入再啓難以文字形容必欲面
陳 傳曰今日備忘只欲調養三四煩瀆何如是苦耶賓廳金昌
集趙泰采李健命姜鋧閔鎮遠任埅李宜顯李光佐尹憲尹
就商李肇李秉常韓配夏金演黃一夏等所懷書入 答曰
予病已悉前後批且代理乃祖宗故事卿等毋固執又所懷
傳曰使世弟分憂之外更無他策卿等須體予不動念之政

院三司所懷 答曰勿煩 ○沈壽賢李眞望金一鏡黃㝡朴
弼夢權益寬尹游尹聖時李眞儒金東弼趙最壽呂善長趙
遠命李匡輔趙趾彬等疏 答曰予志已定勿煩 ○十四日
藥房請入診 答曰依從吾言治病之良劑勿爲入診勿識
藥房賓廳一啓再啓傳曰聽政之擧非予剏始卿等退去 ○趙
泰耉皆來傳諭 十三日書下政院還收 十四日又命傳授泰
耉疏負罪臣云云 臺議方張彷徨不敢入當國家因撥之擧
不得不一言而死 殿下以一時疾恙遽謝萬機茲以血疏
叫籲於都門之外云云 答曰今日事非但祖宗故事專出
爲國家也卿其勿慮焉 ○兩司合啓鳳輝揺動國本泰耉奬

許出言春秋先治黨與泰耈當先鳳輝伏法矣　殿下反降
別諭且使召來　聖明輕視臺閣何敢仍冒　答曰勿辭○
庭請三啓　答曰代理不過丁酉已行之事分若分痛兄弟
義事予病少愈則復視病政非難勿復煩擾即速擧行○領府事李
頤命以建儲賀禮未參罪䟽又以國有大事將詣城外陳情
待罪䟽云云　答曰客歲徃返萬里不得相面今日處分已
定眞僉已竄卿何不憣然○王世弟再䟽　答曰爾旣知予
病胡不諒哉三䟽　答曰雖日呈千章萬無允從之理更勿
煩陳以安予心○十五日輔德俞拓基司書尹淳弼善申昉
徐命均說書趙顯命等䟽○待罪臣趙泰耈又䟽畧國事至

此患扵臣救他不暇願臣當依古人一月十八章之例以面
天爲期云云○司直權珪沈檀睦天任睦趾敬等疏嗚乎痛
哉 殿下何爲出此言也 春宮何安受此命也 殿下雖
曰有疾 殿下之無疾一 國之所知也 殿下雖曰是予本
意非 殿下之本意一國之所知也 殿下此擧聖復業致
之云云○三司合啓鳳輝事兩司合啓泰耉事世良事新啓
權珪拿鞫事不允○院啓洪萬期削黜事府啓朴泰恒遠竄
事○賓廳啓臣等三日之內陳籲者三求對者七天聽愈邈
臣等罪同萬死惝恐謹更還納 傳曰勿煩○政院三司庭
請啓宗班庭請啓 答曰已諭○王世弟四疏五疏答同前

〇十六日庭請啓是夜下 備忘曰此予至誠之言也左右可
予世弟可予御等恩之前下 備忘擧行與我兄弟兮苦兮痛
以扶將亡之國時朝廷皆上疏儒生閔通洙李長春李萬昇
李顯模任進尹得衡洪鉉輔南衒明等皆上疏〇十七日領
相金昌集領府事李頤命判府事趙泰采左議政李健命聯
名劄曰伏閤四日請對六七終不得俞音臣等之罪萬死猶
輕去夜備忘尤非臣子所可忍聞者當初備忘中大小國事
幷令裁斷之教實國家所未有之事臣等雖被誅戮不敢奉
承至於丁酉事目是 先朝裁定其視幷令裁斷之 教不
嘗有間況 聖教出於惻怛爲臣子者亦安敢以輕遽爲拘

只依丁酉節目擧行幸甚○傳曰右議政趙泰耈政院三司引見傳曰時原
任大臣及重臣宰臣引見○大臣諸臣引見時前後兩度惱忌厺夜兩下批旨
并還納事定奪四大臣縣削還下 已上爛餘抄錄
○槐山藏曰趙泰耈聞四大臣聯削蒼黃入城使錄使送言
于領左相答曰俄以丁酉節目自擧行之意陳劄此外無他道理云
々泰耈自宣仁門入以請對之意送言于政院々々曰臺啓
方張不可循例啓稟云々 累次相持之際司謁傳教于政院
曰聞右相入來即爲進對又傳曰右相及三司引見三大臣
請對遂有并引見之命時崔錫恒李光佐李肇韓配夏金演李
台佐亦進到閤門外請對○ 上御進修堂領相金昌集左相

李健命右相趙泰耉領樞李頤命户判閔鎮遠參贊崔錫[illegible]
判敦宋相琦工判李觀命禮判李宜顯吏判權尚游兵判李
晩成清恩君韓配夏司直李光佐江留李台佐吏參李秉常
江監金演刑參李肇禮參李塽都承旨洪啓迪承旨洪錫輔
趙榮福安重弼俞崇玉堂兩司并三十六人入侍時金昌集
曰臣等誠淺不能回天一向強聒有所不敢朝與諸大臣陳
劄不能力爭之罪萬死無惜李頤命曰臣奉命出壃歸淺栖
遑而未一登天陛意外非常之教諸臣累日伏閤力欲封
還　傳教更欲稟定姑寢廷請矣李健命曰昨月批旨尤宣
臣子所可忍聞者耶臣等累請入侍終始牢拒又聞此教若

因此曾激則恐有難言之 慮故敢仍 先朝丁酉事陳一劄
矣趙泰耉曰臣遭劾處鄉此時義不顧私冒沒進身聞大臣
有欲停庭請之議臣不勝崩迫欲以死生必爭之敢此請對
昔我 先大王乙酉欲爲傳禪臣僚伏閤竟至回天丁酉則
先王春秋已暮與 殿下今日大有間焉決不可援例云云
因泣下被面崔錫恒曰昨日庭請批旨三更末始下批旨有
驚心語大臣會二品詢問意見臣以未得準請萬無停止之
理爲答大臣以始爲退去陳劄待罪爲之即以卿宰百官待
令之意出令矣臣來見大臣聯劄則乃以丁酉節目爲辭臣
誠驚惑具疏欲呈則政院退却矣今幸登對伏望前後備忘

一并還收李光佐曰臣六年屛處久未從容忽聞非常之教
不勝震驚來叅庭請期於准請乃已此事不待兩言而決前
後備忘一并還收幸甚金演曰 先大王乙酉傳禪之教其
時春秋晩晩 聖候沉綿因諸臣力爭即爲還收 殿下春
秋鼎盛今年是元年也乙酉下教比今日備忘不啻相懸而
先大王還寢成命豈非 殿下之所當法者乎健命又曰去
夜批旨一節深於一節至於左右東宮可乎之教一倍驚惶
若一向力爭則恐未知至於何境乃敢以依丁酉例擧行之意
陳劄矣昌集又曰昨日批旨尤有不忍聞者朝者敢以節目
擧行之意陳劄寔出於不得已也今者諸臣皆以還收爲請

臣亦豈異哉健命又曰曾於乙酉庭請久不從允故〻相臣
尹趾完以依文宗朝故事擧行之意送言于大臣其時大臣
徐文重崔錫鼎申琓李濡等皆以爲然未及陳稟　下允從
之命故仍以停止臣等累日力爭旣不得請遂以區別節目
依丁酉事擧行之意朝上劄請出於不得已也若許還收不
賅萬幸金演又曰乙酉傳禪之命終至反汗　殿下以乙酉
爲法昌集曰錫恒演輒以傳禪爲言不亦危怖乎　殿下若
不及今還收則危言悖說將無所不至臣等不能回天之罪
將無以自解李肇曰去夜有邁傳庭請之意雖經年閱歲決
不可止而有若循例奉行者然世間安有如許道理耶韓配

夏曰　東宮虞仲之德何安受此教乎云〻李宜顯李觀命
李晩成等三司皆以還收之意陳達畧同泰耉曰諸臣既已
仰陳亟收成命　上曰唯昌集曰此遞入來之際備忘未持
來出還史官持來何如史官出去持備忘二度批旨一丈入
來傳于領相〻〻跪納後退出○判樞趙泰采劄昨日聯劄
出於不得已因諸臣入對蒙反汗欣抃不知所喩臣病未入
對臣罪萬〻　答曰有疾未參何傷○是日大臣以下退出
後承旨洪錫輔進曰右相入來之由既無政院陳稟　殿下
何以知之乎朝者右相自宣仁門入來招政院吏使之請對
院中以臺啓方張據例亦退之際司謁揮汗撥來曰右相入

對云 殿下何從而得聞右議政入來乎人君爲國之道宜可
使內外無防私逕傍開耶其入告之人不可不摘發論斷永
杜後弊洪啓迪趙榮福所奏同三司進曰此非小事關係甚
重必明白 下教然後方可爲國矣 上終無發落○兩司
合啓即伏聞臺論削黜罪人趙泰耉偃然著公服自宣仁門突
入云天下安有如許變恠乎請爲先遠竄 答曰勿煩當令
朴致遠啓傳禪與代理截然有異崔錫恒遂前陳達輒以今
日代理之命指爲己酉傳禪之事其心所在誠不可測當初
備忘下於更深之後大臣諸宰擧皆驚惶奔走闕下以爲登對
之計錫恒或恐他人之同入大臣方坐而不少遲待經先獨

入要衛自家獨辦之跡其為 情態有不忍正視請削出 答
曰勿煩司諫魚有龍啓臣儕晋接閔由喉司乃三百年庭規
今者大臣自何私逕微稟入來乎此路一開則日後雖或有
北門之變無以隄防請當該承傳色司謁拿問 答曰依啓
○兩司合啓泰耈符同陰釀禍亂之奸憸奬翊謀害國本之
鳳輝罪関王章當該承傳色司謁雖有拿鞫之命泰耈之平
日交通宦寺之狀昭不可掩 聖朝卜相及於宦官宮妾知
名之人已是失政之大者而身為大臣密開私徑締結陰凶
請泰耈拿鞫嚴斷 答曰勿煩○玉堂劄趙泰耈之潛入請
對也聞數三宰臣隨其後聚會僻處跟跡詭秘顯有同謀交

通之情並宜嚴覈正律府啓與趙泰耇同時潛入者金演李
肇及其他和應突入諸人并訊處事 答曰勿煩○判禁閔
鎮遠知禁李觀命啓承傳色崔泓伊日事金延年諱司謁金
天錫㫆內官金景初言于矣身使之往傳引見云景初拿問
何如 傳曰庭請澂連坐進達臺伊日門外有喧譁聲問之
則右相入来云予始知其来即為引見本非自下微稟事承
傳色司謁元無治罪事置之府啓須夜錫恒獨入對不待啓
請標信遽下緣以泰耇冒入初無稟啓掖隷急招才始查問
遞命全釋舉國疑駭 答曰勿煩 已上缺餘抄錄
○是月二十七日建儲奏請正使李健命副尹陽来書狀俞

拓基出去○十一月淸恩君韓配夏疏右揆忠憤所激復欲庭請則大臣不肯又欲請對喉院牢拒不意天聽若雷特命賜對還收成命謂之社稷臣可也至於雅錫恒之請罪天下寧有是耶蒼黃進對何待齊到若無雅錫恒一人朝廷有能辦此事者耶黃佔李堪疏雅錫恒獨先入對果何罪也趙泰耉之由東閣以行步稍近也或曰突入或曰潛扁目出而窠目窠而鞫唯意所欲云云 荅曰臣救進言予甚嘉尚時事之慨惋寔因予之涼德是誰之愆哉○刑議李仁復疏畧曰大臣陳劄曰安敢以輕遽為拘又曰坐令稟旨舉行臣不勝驚駭又聞在外大臣排闥直入臨忘還寢兆庶歡忭抑臣慨

然者為臣子者不能耐久力爭乃曰不敢違拒區別節目欲
為了當之計臣功痛心○承旨李正臣疏救趙泰耉崔錫恒
○十二月初六日司果金一鏡鄭楷李真儒徐宗厦尹聖時
朴弼夢李明誼等疏曰聖復闖於前四凶肆於後嗚呼向日
事尚忍言哉伏閤庭籲逶迤塞責止於三日翌年聯名上劄
任自裁定倘微自外新入之大臣國之為國有不可料也甲
戌兩司合啓論己巳大臣半日庭請之罪噫半日三日真是
百步之於五十步也己巳諸人尚作以造認仁弘之科則今
日彼輩固難逭冀顯莽操之誅罪通于天其可赦乎又曰
先大王甲戌特下備忘有動搖國本者繩以重律蓋慮有不

恍於元良故爰有此敎又有一二元老乃爲調護則彼其之
類視若仇讐自經辛巳以來任獻朴奎瑞成揆憲朴尙初等
投劾迭出及夫楨翊之疏出而軌遇敲撼不啻浪籍及至丁
酉李頤命獨對請召諸臣欲爲可否其情難測代攝告廟
金昌集欲爲沮遏蓋恐事體漸重其勢難動故耳寔賴 先
大王止慈之德又有百里與疾一介黃髮之忠保有今日迷
殿下嗣位妖賊志述逼辱 聖躬昌集等羣起和之彼聖復
即彼使令中一者也先提嘗試之疏逆降非常之教集也左
足不窺於戶外健也緩驅徑止於闕下及夫昌集之許免也
健命泰采與夫兩司群醜奔走慌忙或疏或劄老賊釋柳何

其問廹至此嗣君謝事則何其忍視若彼哉又曰昌集乃全壽恒子也壽恒已臨死戒其子力避權要昌集乃冒據匀軸為子不孝既若是夫為臣不忠固其所也濡亦人子四顧碧波能不怵乎心而泚其顙乎頤命乃師命之穿芒藏禍心積有年所侯羅江郊怨毒尤憯入城翌日即辦是劄恭承本以患得失之鄙夫唯利是趍卒與集健爛熳同歸健命傳法於師命之妖邪護法於頤命之允揩犯分悖義使作能事四凶勢成百邪景從今日國事危且急矣又曰宰臣李光佐在庭請之班間遞傳之議抗辭爭之健命辭氣相加恭承從傍誑誘昌集不得已佯出明日庭班之令聚首搆劄迹既授呈

右議政趙泰耉急到闕外送錄事于四相會所言其不可遽
撤彼軍遂以剳本授示曰此外無他道理右揆於是使政院
稟旨求對承旨兩司一邊迴搪一邊劾擊　宣室特召天啓
明斷集與健也蒼黃窘步景像駭怯集則曰吾不忠健則曰
吾無狀噫不忠無狀渠亦自知似若乞哀情狀之絕痛又何
如哉又曰身佩安危之大臣幸蒙　俞音於崩迫之際居臺
閣者敢以陰機等語勒成罪案直請竄殛聖明之世豈有抵
撲宮掖締結閹宦等事而遽以黯黮題目形諸文字其所謂
心亦且慘矣又曰啓迪真是晉敦之亢亂也前夜之反汗賴
於重臣伊日之徼遂由於右揆而一并請罪不知渠輩將欲

何為伏願　殿下亟舉常刑賊臣聖復及四凶二以三尺斷
之喉院三司無倫無君之罪并加懲討云云備忘記金一鏡
等疏皆直言喉司沮遏都承旨申思哲左李喬岳右趙榮福
同趙鳴謙并罷職　荅一鏡等疏曰應旨進言予甚嘉尚此法
初十日尹聖時獨疏其辭尤極凶悖○是夜二更西所衛將沈必沂假承旨
除授三司諸臣一併門黜現告應教申晳校理申晧徐宗燮
修撰趙文命李箕鎮金鎮商大憲李喜朝外仕執義趙榮世持
平李倚天徐宗伋大諫黃龜河司諫魚有龍獻納鄭宅河
傳曰承旨李挺周削板金濟謙罷職李正臣承旨除授　傳
曰吏判權尚游參判李秉常姑先罷職沈檀判書金一鏡參

判除授戶判閔鎮遠遞差前參判金演除授刑判洪致中遞
差前參判李肇除授府都事李濟億令除授前參議梁聖揆
大諫除授朴弼夢持平尹遊校理李明誼獻納李眞儒正言
除授兵判李晩成改差崔錫恒除授金東弼修撰尹淳校理
除授○初七日　傳曰訓將李弘述門外出送宣傳官奪符
以來尹就商訓將除授摠戎使尹慤爲先門出備邊司摠戎
使李霖守禦使李光佐○禦將魚有龜請對所懷書入臣伏
念　聖上仁厚寬裕忽於今日盛怒太過半夜之間嚴旨洊
降未知有何激惱而有此擧耶昨者金一鏡之疏專出於傾
陷網打之計也四大臣陳劄斷〻無他六卿三司有何可罪

之端或削或罷訓將即　先朝宿將無端遞改唯願　聖明
丞収諸臣罷削之命至於中批除拜本非美事沈檀　先朝
棄物一鏡人望輕淺遽授銓衡亦宜改正　答曰予志已定
卿勿煩瀆○金一鏡疏亦外戚干政李明誼朴弼夢尹聖時
李真儒相繼疏亦○傳曰洪啓迪黑山島荐棘李真儉韓世
良放送金始煥叙用○朴泰恒崔錫恒趙泰億洪萬朝崔犀
必朴貴林等事並停啓○柳鳳輝韓世良趙泰耇趙泰億權
㙫等事幷停啓○三司李濟梁聖揆朴弼夢李明誼尹遊合
啓金昌集李頤命絶島安置趙泰采極邊遠竄李健命待其
竣事回還并施荐棘事不　允後趙泰采亦以荐棘爲連啓

翌十二日并依啓○李健命壬寅三月發事面到松都押去
荐棘○金昌集巨濟李頤命南海李健命興陽趙泰采珍島
○判府事金宇杭伸救四大臣○府啓賊臣聖復潛受巨慝
之唆嗾作此悖逆之陰謀請安置罪人聖復設鞫嚴問 答
依啓十二月二十日拿囚禁府啓聖復受人指嗾之事一向
牢諱請更推 傳曰不過輕妄所致還發配所壬寅又拿鞫
杖斃 已上爛餘抄錄
○吏判沈檀吏參金一鏡政承旨南就明柳重茂權以鎭沈
壽賢朴黨登大憲李肇掌令鄭雲柱持平尹聖時正言權護
徐宗廈執義李廷濟應教權詹修撰沈珙司書權益寬吏佐

洪萬遇弼善李眞儒兵叅韓配夏同禁金一鏡軍正呂必寬
刑議金始煥文學尹淳
○初八日備忘記以卜相於崔妾知名之人等語發論無嚴
莫甚言根出處拿問首發人嚴鞫叅啓人遠配現告前司諫
魚有龍前掌令朴致遠邊配現告前持平李倚天 傳曰李
重協一體拿鞫○石相趙泰耉入侍南泉記曰泰耉曰臣首
膺晉擢於嗣服初而一相則曰吾不與於卜相時一相則曰
顚錯誤了云被卜之人何可冒出乎前冬劉陳事欲使朝廷
守禮義而已有何碍逼於 東宮者乎冒嫌二字作爲欛柄
臣宗痛迫當國家非常之擧將欲碎首 天陛政院沮遏幸

賴諸臣陳籲還收備忘臣出去之後以締結交通為目並此
宣仁門於北門令則 乾斷廓揮朝著清明茅趙泰采即臣
從弟同堂至親被此罪名 臣心惶恐云云又曰崔奎瑞自在
先朝守志不變至於向日 庭請即止之後即呈一疏如此之
人宜思招致之道矣如鄭齊斗素有儒學李台佐治績最優
朴泰恒為人恬靜尹就商武科中可用之人并宜陞品擢用
李真儉李真望金始煥等人亦宜調用又曰國舅干政本非
美事宜加禁抑又曰國舅書啓中或指以衰朽老屢或指以
人望輕淺雖其言未必當豈可不恤人言突然徑出乎況甚
行政己巳半日庭請之子孫權重經筆何可首先擧擬乎又

曰逆獄連坐不可輕易收叙 桂煥㶿等叙命並令還收 上
曰依為之○孫宗履啓沈檀日昨政目敢以私黨中犯名義
之權重經權䕶授合時好之鄭雲柱負罪至重之洪重鉉及
〻舉擬專無顧憚請沈檀改正○吏議徐命均疏畧已巳餘
黨干係倫紀沈檀亦其黨之一則顧無足怙惜乎亞銓既忝
同席不能救正乃反醜辱 臣身云〻沈檀疏畧重經之祖故
相臣權大運甲戌雖被行譴旋垂沛澤及其訃聞甄復舊秩
䕶則敢判書權愈之子愈之立朝少無彷彿於四方題目 臣
觀前史逆律外無子孫并錮之文人言至此臣功駭惑云〻
右爛餘抄錄

○初十日備忘記昨年尹志述憑籍謎文誣辱私親不可饒
貸亟正邦刑○判禁閔鎮遠知禁李觀命同禁金一鏡牌不
進改差洪萬朝韓配夏趙泰億李台佐除授○趙泰耉劄畧
曰志述懲惡之罪誰曰不可而第今 聖化鼎新特為貸死
荐棘絶島亦足以懲其悪云云○徐命均疏畧志述語極妄
悖固在罔赦而我朝三百年来未嘗以私罪殺一士今其情
犯與叛逆有異況是館學儒生則直下正刑之命出於摩情
之外士氣沮喪此豈所望於 聖明哉○判禁洪萬朝啓志
述正刑備忘之後本府都事李志洵李度遠閔鎮絃等三人
大書不仕作牌於禮吏李碩臣權璐二人稱病呈狀此事業

官頭有不滿於處分之意此五人拿問正罪依 允 ○ 獻納
李明誼徐宗履啓志述癡騃不文書進所懷渠之自辨措辭
代述國人喧傳不可枉先正法使罪魁漏網請設鞫嚴覈○
傳曰志述之窮凶畢露何可一刻假息渠之書進所懷豈有
代述之理哉臺臣窮問之請欲其遮掩而已斷不可饒貸斯
速舉行○禁府志述着名推逆草記 傳曰罪惡貫盈何待
渠之着名乎情狀尤切絶痛不待時亟速舉行禁府草記志
述雖是必誅之人取招行刑法意有在刑推取招事 傳曰
各别嚴刑遠惡爲之禁府草記嚴刑一次不爲納招本府刑
推雖是應死者一日一次外無加刑之規 傳曰明日嚴刑

取招○禁府罪人志述刑問三次忍杖不服 傳曰三次刑
訊終不承款何可曠日持久不待時依判下急速擧行又啓
即當擧行而夜未明勿行死刑載法典待明日行刑事十七
日罪人志述唐古介行刑啓
○十七日傳曰追惟趙重遇之枉死不覺惄怩于心忠意未
布徑斃酷刑豈不痛恨哉特爲贈職致祭○玉堂沈瑨劄趙
重遇可謂究枉而論其情狀亦安得全然無罪乎贈職致祭
萬萬不當亟收成命 答曰伸雪冤枉急急沮撓殊未安當全
一鏡疏畧重遇意在希覬受人 指嗾孰不鄙其情態而至於酷加
榜斃臣固以爲冤枉若 殿下追思憫憐令有司厚給其妻

兒則於渠足矣贈官賜祭何等重典濫施於重遇也都承旨
李正臣司諫李真儒校理尹淳疏畧同 答金一鏡疏曰重
遇之從髡實由予之寡昧噬臍何及疏論陳戒切至乃施贈
典令該曹各別恤典宜矣 傳曰因趙重遇事被謫人并放
送李夢寅疏下人亦放送○趙重遂上言臣兄重遇見任年
頁海里還葬時銘旌只以張氏之柩四字書塡不勝慨惋乃
敢陳疏洪啓迪朴弼正趙觀彬等搆捏施刑黃璹擔當杖殺
刑至十四度脛骨破碎擔舁出城命盈亟施譎等法外殺人之
罪云云 乙上 并爛餘抄錄
○二十日卜相崔奎瑞加卜崔錫恒領趙泰耉左崔奎瑞右崔錫恒

○初六日以後竄黜人孫宗厦啓副司直李宇杭締結凶孽曾為將任情跡陰秘昨夏即祚賀班徑歸不參請島配頃者四相臣庭請初罷之際合辭唯諾靡然從之前判書閔鎭遠工判李觀命前判書李晩成李宜顯左參賛申銋右參賛任埅權尙游平監趙道彬副司直俞集一及當日伏閤三司諸人姑先削黜依啓○尹聖時朴弼夢啓向者右揆之請對也其時承旨洪錫輔反懷恚懟之心敢以從何得聞等語迫脅 聖躬聲色暴戾請極邊遠竄其時沮搪承旨并削黜閔鎭遠身在戚鄕無異元舅外托陳戒內宗訐揚且於聖復之發配嵒地資送情跡絪繆不可削黜而止請遠竄依啓○李明誼徐宗

厦啓徐宗伋以賊復之疏謂之妄悖游辭幻弄以為嘗試之計朴獬正等攻聖復之疏作之以繆戾蓋欲右袒聖復為救解之張本請島配依啓司諫李真儒啓李弘述附麗昌集作為心腹蹤跡秘詭陸玄稱名人曉解術數久為昌集之密客及其叛去之後弘述受昌集之嗾終至樸殺極涉叵測及其既出之後軍餉錢米鳥飯色錢軍色錢木紬苧布軍餉米焰硝錢皆輸送其家請拿鞫依啓又啓前承旨金濟謙以凶魁之子恣行胷臆出身之初徵風舌官逐名呈綵以助私恩松都商賈錦段厚給倡優以侈榮墳之行柳就章之在嶺閫也載送一百餘貫錢數同木若此類不可勝數向者鄉疏請斬

其父也呼唱出入自同無故請極邊遠竄依啓又啓前承旨
金一鏡疏批為人二字指斥禎翊不啻的然承旨黃璿游辟
徵禀終至改下請遠竄依啓口司諫李眞儒疏頃日備忘之
下禮叅李縡居在蓍茲之地畧不動念末乃以病辭狀請削
黜尹慤附麗權門昏夜出入削黜未足以懲罪請遠竄李裕
民謟事為金環叅亞卿請削板依啓掌令李濟持平尹聖時
啓前承旨李禎翊頃年一疏以市恩徼福之說肆然筆之於
書逼尊之嫌全不顧忌曾在丁酉敢相臣尹趾完疏論其罪
而乃敢突然上章侵辱元老少無縮伏之意請極邊遠竄妖
賊志述宗是王法之所難逃孫命均疏謂之士氣沮喪有若

非辜殺士者然不可無責請罷職幼學李喜之即師命之子

世濟其惡甚血黨春澤已死而與進士俞宅基前佐郎沈尚吉

直長洪義人輩締結綢繆請并遠竄依啓李濟尹聖時啓李

晄成聖復之發配也親自往見資送甚厚庭班方散之時首

發征罷之論附出不足以懲請遠竄頃年 殿下私親緬禮

時欲行望哭之禮金鎭商敢引伯魚之事陳疏力沮不可以

事往而置之請極邊遠竄依啓持平朴弼夢啓宋成明柳重

茂李眞儉金始煥趙最壽言事之疏當該三司論啓人等并

削奪兵使金時泰以出權親屬情迹陰秘總管柳就章為權

出鷹犬買衲庄土千摠梁益標為權出爪牙行止可疑請并

遷配洪致中被權凶吹噓濫蹐上卿請削忠李墉結姻凶黨
項日柳鳳輝之請鞫挺身入叅賣友覓利請削會依啓李墉事不
允○府啓金雲澤民澤祖澤以春澤之弟踵襲凶謀與頎命
子器之春澤妻甥主簿李天紀趙甭重子洽李立身孫德峻
李光漢子宋祚李行昌孫正植尹休耕邢儀賔趙松金盛節
李秀節錢仁佐安龜瑞等作爲血黨并遷遠定配又啓大臣
種八禁門斷斷赤忠論啓臺諫朴致遠李重協魚有龍并削
黜
○是月二十二日備忘予自潛邸心常痛惡內官張世相高
鳳獻宋尚郁爲人奸譎并遷遠定配是夜初更 春宮下令

侍講院衛司上下番引接補德金東弼司書權益寬司禦洪
禹賢侍直李世煥入侍 即下指前伏二小宦曰吾為此輩所
戲方欲出閤東弼曰宮中事非外人所知么麼宦豎夫正其
罪使宮中安帖而使外人知則有光睿德令曰視膳問寢之
外宮中微細事亦不敢知况朝廷間政令乎吾寧為太伯仲
雍其次張公藝忍字是吾本心也近見 宗社將亡欲為告
達 上前欲除君側之惡而問寢視膳之路阻塞故趑趄不
敢矣 慈殿教曰吾欲言之病不得見 大殿汝何不告知
於 主上乎承此教後排闥直入告 殿下以一二宦豎之
罪于 宗社則共賜允從拿推下教矣即為還收又下不忍

聞之教非但問寢視膳之路阻閹竪輩欲爲除去吾身措殺
四大臣吾不忍見 宗社覆亡終遭彼輩之毒手寧辭位得
保 先大王所賜爵號豈非幸耶伊時 卽下淚下如流嗚
咽不成聲東衙曰不敢聞之教臣未知事實之如何而在 卽
下處變之道務積誠意開陳 聖聰閹竪出付有司明正典刑
卽下益篤孝悌此爲第一義出閤辭位之教決不敢奉承矣
益寬曰 大朝雖有未安之教固當起敬起孝而已 閹竪亦
當懲討儲位旣定元無辭避之道臣等決不敢奉承矣禹賢
世煥癸暑同令曰予志已定因出示疏草東衙跪受展開還
納起拜曰疏中離宮席藁辭位待罪等語決不可輕易可論

臣等何可承順登聞於　大朝乎益寬禹賢癸巽同世煥曰
父母怒撻之流血起敬起孝是乃正法小杖則受大杖則走
此則別法不可行也東獼曰小杖大杖之說引喩不襯着矣
今日予志如可中止則何可發說於宮僚耶內間之事予未
嘗宣布此予之咎也東獼曰　邸下本意豈不知之臣等仰
贊　邸下勉之以第一義故敢以必使外人不知等說仰達
矣今日明月相見師傅諸僚後當行己志姑為退出可也退
出夜已三更四點矣○二十三日卯時領相趙泰耉右相崔
錫恒戶判金演禮判李肇工判韓配夏吏判沈檀兵判李台
佐戶參趙泰億吏參金一鏡訓將尹就商及政院三司請對

入侍泰薦錫恒曰臣等聞去夜　王世孫引接遽下不忍聞
之教臣等不勝驚惶請閹豎嚴鞫正法沈檀曰　王世孫下
令中至有除去吾身之教則係是大逆直為亟正王法宜矣泰薦
曰檀言是矣請鞫猶似輕緩此賊直加處斬宜矣韓配夏金一
鏡李台佐李肇金演等及三司合啓一如泰薦單所達　上
終無發落沈檀連請即刻內亟正邦刑大臣諸臣以檀言為是
齊聲為達又無發落檀連四五次陳達　上曰閹豎正法泰
薦因陳戒請勉以友于之道錫恒亦同奏朴泰恒退入侍以
設鞫正法為達泰薦曰臣當與諸賓客宮僚懇安　王世孫
矣○趙泰薦與宮僚入侍　春宮泰薦曰臣棄廢多年　郎

下升儲之後尚未一瞻顏色矣夜來因宮官所報驚惶罔措即與諸宰請對章家快許正法此 宗社之慶也今曰自書已堅難可挽改恭爲曰 聖上既有處分 邸下何為尚發此教乎又曰臣於 大朝則以友于之道仰陳於 邸下則以孝敬之外更無加勉之道 兩宮各盡其道或有一時嚴教不宜使外人知之亦安徽教還收宜矣諸宮僚所達畧同說書宋寅明曰唐肅宗時宦官李輔國交亂宮中代宗累處危境賴李泌調護竟保無他伏願克盡孝敬之道以李泌之事責之於大臣云云諸宮僚以 聖上處斷之後 邸下宜無不安之端 邸下終不釋然不勝悶鬱之意連為陳達今曰

師與諸僚屢屢陳勉說書之言亦有感動處可以少變初心
說書所引李泌事不能無望於師矣恭着曰　邸下雖不申
囑敢不祗承寅明曰諸臣皆以下令傳播爲之未安而臣竊以
謂事或爲累於　聖上則不可發之於口至於逆宦輩事初不
関於　聖上　邸下之引接宮僚咨議善處恐無所妨此與
備忘有異安有傳播遠近之事乎令曰前者魚說書累以忍
字陳戒今日事出於萬不得已也恭着曰忍字宲爲處變之
良方更乞體念云云因退出○傳曰承傳色文有道長番内
官朴尚儉作俑中間欲生除去　春宮之計大逆不道合置
邦刑不待時處斬事下義禁府○王大妃下諺教於大臣曰

孝廟子孫 先王血屬只有 大殿及延礽君而已以 先
王遺敎冊立 世弟兩宮和協矣不幸宦侍及內人交搆兩
間 世弟將陷不測之科 毋寧依 先王所授藩號依其願
使之出外千萬〻〻趙泰耈崔錫恒口傳啓聞旣承摘發
正法之 命處分旣定此諺敎不必煩諸耳目謹此封還臣
等陳勉於 大朝及 東宮只是篤友愛盡孝敬 三殿和
協之意亦願自內勸勉於兩宮以盡和平之福至於內人則
自 上出付有司則當依法正刑云〻 慈殿傳敎曰兩相
臣留待又下諺敎曰儲位之定即奉 先王遺敎而不幸宮
人及內官交搆兩宮欺蔽 聖躬予常切痛嘗招宮人多般開諭

則敢以凶悖之言肆然於　大殿及予坐之前其罪狀必有
當律有一宮人締結宦者亦當依律處置卿等亦宜調護我
主上及　東宮以保　宗社是予所望也宮人即石烈獼貞
○大妃殿備忘記儲嗣已有　先大王手書故予以諺書下
布矣今番廷臣寬鞫之擧專出於長番内官朴尚儉承傳色
文有道　大殿尚宮内人獼貞石烈等締結交通幾至亡國
致予與　東宮孤危之狀萬〻功痛云〻此諺教多有危苦
哀痛之辭而領相以袖掩之不使他人見之仍爲繳還謄本
如是草〻云○大臣二品以上啓　伏承　慈殿諺教有曰其
一宮人乃締結宦侍者仍書石烈獼貞二人名請石烈獼貞

亟命出付有司與有道尙儉等一體正刑　答依啓三司合
啓　慈殿諺敎下段有石烈獜貞兩宮人名字其一則以出
慘之言肆然於至嚴至尊之前其一則締結宦侍者也　慈
敎如此其交構兩宮之罪不可一日容息請宮人石烈獜貞
亟正邦刑　答依啓○刑府事金宇杭劄謀害　東宮何等
惡逆不爲設鞫失刑莫甚請亟命嚴鞫處斷事○大諫梁聖
揆掌令李濟司諫李眞儒持平尹聖時避嫌臣等昨以二宦
侍二宮人亟正邦刑事論啓蒙允矣今聞物議不爲鞫問徑請
正刑爲非云請設鞫嚴刑趙泰耉崔錫恒亦劄請鞫問○兩
司請對啓曰五闕則除去二字是爲斷案兩宮人則　慈聖

詐教情狀畢露此所以直請正刑也大抵治逆設鞫嚴問明
正典刑是不易之典也請尙儉有道石烈狎貞訴鞫得情
答曰罪狀已著更無可問之端依傳教斯速擧行禁府啓之
有道朴尙儉結案拒逆請刑依 允又啓狎貞結案取招次
問根脚含口結舌尤極妖悪請刑 允下禁府啓石烈在家
自盡狎貞獄中自盡備忘記兩宦更無可問之端今日結案
正法○政院啓禁府啓有斯速擧行之教苐兩司方以設鞫
爭執種先奉行有違規例 傳曰依判付擧行○兵判宋相
琦疏 慈教中有締結宮人及宦侍者當有依律處置之命
而賓廳啓則曰一宮人締結宦侍云者此與 慈聖本意有

有異此由於　慈教之初不宣示之致也　慈教既以宮人
指名書下則誠不可一日容息而終日徑夜偃然在家啓辭
蒙　允在於昨日而既因乃在翌日致令一婢徑先目覺嗾
司金吾顯有緩忽之意臣竊痛駭云云　答曰賓啓一宮人
締結之言乃　慈聖再次讜教之辭而還爲封入以重事體
也司果柳復明疏請及時鞫問事及在廷諸臣周遮之跡金吾緩忽之罪事司
直鄭亨益李箕翊李秉常申思喆李敏英李喬岳李聖龍朴
聖軫金取魯朴師益李挺周尹心衡李聖肇等疏　春宮邸
下〻教指擧宦竪名則在宮僚之道即當啓禀大殿以請嚴治
而反以勿使外人知之等語游辭以對少無驚動之意　慈

聖下教大臣格而還納終不黜宣以致群下不得聞知至於
拿逆何等嚴急而攸司之奉行極其緩忽致令兩宮入次第
自斃奸情逆節終未究得云云 ○承旨柳重茂朴彙登疏宋
相琦疏侵斥以緩忽石烈等啓二十三日初昏批下即爲書
入 傳旨二十四日辰時始下即捧承傳仍下金吾則有何緩
忽之事云云李正臣沈樸疏畧同○李眞儒尹聖時朴弼夢
李明誼徐宗廈等疏今日 逆臣莫非顧忠於 東宮而無將
不臣苟非如四凶聖復者則孰敢緩忽於討逆之擧而復明
等驗諸臣於罔測之地云云

○趙泰耉劄

慈教其一人乃締結宦侍者爲教臣令史官謄書以載日記
與宋相琦之疏乃曰 慈教中有締結宮人及宦侍者此何言
也 慈聖手札何等至嚴爲臣子者其敢增損一字哉直謂
與 慈旨有異爲臣罔測之案便若立證者然隱然若外人
之真有締結宦妾者然李箕翊等疏以 慈教之封還又爲臣
罪古之大臣遇此等事勿令外人知爲第一義甚矣古道之
難行也云云○禁堂姜鋧李肇朴泰恒李僯徵等疏而寢正
法家 允翌日 傳旨始下賓啓家 允後翌日巳時以其
拒逆有請刑草記時刻早晩爲敗謬也石烈自斃在 傳旨
未下之前鄕貢繼殞又在拿囚之當日内其在家奸狀非本

府之所敢知也云云○金東弼疏宮闈間一時非怒之教勿
使外人知之意仰勉而即逋諸臣留門入登一毫近似於李
箕翊之疏兼權益寬疏畧同○副護軍沈宅賢疏喉司之綫〻
舉行全吾之任其自斃俱極駭然云云司直南道揆疏二婢
相繼自斃兩宮尚稽輸情此非婦寺獨辦云云開留全在曹
疏亟將閹豎明正典刑云云○左尹黃一夏疏 春宮之下
教宮僚 慈聖之降札藥院蓋禍迫斯須宮官請其不使外
人知之大臣袖掩封書而秘之既日締結則此非宦妾獨辦
之事設鞫究問斷不可已直請正刑已乖常例及其公議沸
騰三司繼之引避按獄之官所當即拏逆婢而任其自在相

繇而斃俾絶無問之路意在掩護昭然難逃云云○二十八
日兩司請對文有道朴尚儉設鞫事依啓大臣崔錫恒禁堂
姜鋧李犇徵啓有道則只以承傳色出納啓辭而已 傳青
内辭緣曖昧云云尚儉招則以爲今二十一日得聞昨夜
東宮問安 大殿因曰宦侍干預朝廷近日處分多出其手
請嚴出嚴治 上曰此是吾之所爲而爾言如此嚴出可也
世弟即出清陰亭招致諸宦使之嚴出以備忘記使之奉稟
上前仍下政院爲教故奉稟欲下則自 上還推裂破至於
除去吾身曖昧云云罪人乃敢誣 聖躬及春邸自 上明
白處分何如 上久無發落眞儒衙夢等連啓 上曰嚴刑

取服〇壬寅正月尚儉刑五次結案年二十一矣身締結獮
貞淸睥門乃世弟往来之門矣身趂不開門身爲内官豈有
欲叛之心而曾有得罪於　東宮之事恐有後患乃與獮貞有
除去之心謀逆的實凌遲處斬有道刑四次物故〇鞫廳啓
内官朴贊文招尚儉爲此狂言陷人不測極口發明内官金
夢祥妖惡之説説已傳説於尚儉刑推得情何如　傳曰金
夢祥言于内官固非不道之説與朴贊文一體放送〇司直
鄭澔疏　先朝大臣盡行作逆言事之臣太學之士非椹鑕
則荐棘又曰一二宦妾冝伏常刑豈么麽無識者所獨辦哉
慈聖手教從中沮格悪〻封還又曰所當設鞫嚴覈乃反以

擬先正刑力請是何意思云云 政院啓鄭澔䟽欲售其嫁禍
搢紳之計云○前參議趙尚絅柳應煥朴弼正成大烈金礪鄭
匡濟䟽兩宮人旣目覩兩宦豎又遽誅締結之幺將漏網矣○主
簿李志逵金相勛宋必煥李思恆李秉泰䟽論按獄歇治
之罪○兩司合啓宋相琦矯誣 慈旨一宮人締結宦侍之
教刪去一字而以締結字加之於宮人上添入及子於宮人宦
侍之間有若別有宦官宮妾締結者然改句換字添刪 内
教請極邉遠竄依啓鄭澔鄭亨益等因臺啓幷遠竄已上幷爛錄抄錄
壬寅三月二十六日奏請使先來狀啓正月二十日皇帝令
太學士集朝鮮使臣將王病証詳問具奏內閣學士禮部尚

書以下列咨問曰王何年紀病形若何嗣續何至絕望用何
醫藥王弟延礽君有何年紀與國王同母是否云云臣等書
對曰國王今年三十五歲病證已在奏文中國王自少氣甚
痿弱求嗣之藥終無效前後兩妃左右媵屬一未有胎國王
親弟延礽君今年二十九歲即國王異母弟也國王爰舉祖
先封弟之規仰恃皇上字小之德冀被恩典云云閣老又問延
礽君何人所生伊母在否臣等荅以先僖順王偏宮崔氏所
生崔氏已於戊戌病卒云云二月二十四日皇帝引見閣老郎令
特准○初給銀一萬二千兩中間生變又給五千兩而成事
○三月二十八日大臣并命牌招事上變人睦虎龍出付該

府事鞫廳啓罪人睦虎龍所告鄭𢢫重李器之金龍澤洪義人洪哲人李天紀白望趙洽沈尚吉金省行吳瑞鍾柳慶裕宦者張世相出外內人二英等拿來事池姓尚宮烈伊出付鞫廳事 傳曰烈伊身已故矣○是日初昏下令講院衛司入直玉堂并引接下令曰鞫廳招辭末端兩件事爲余惡名數月之間遭此變怪此之冬間不啻倍蓰不爲早決則更何顏面歸見 先王於地下予將欲辭位因出示疏草宮官等曰么歷妖惡之言不必介懷陳疏辭位亦爲過中累累陳達終不家 允以師賓引接爲請退出夜已四更○二十九日領相趙泰耈啓今日上變事尤爲 妖惡並請設鞫矣捧招後聞其

所言皆庚子既往之事昨聞　王世子有不安之端王有欲
爲陳疏之教古有毋究梁獄之事今此獄事中下款事勿問
何如右相崔錫恒曰陰邪之徒敢藉不敢言之地此後語涉
東宮者勿爲謄諸文案宜矣　上曰唯泰耉曰金一鏡以意
外凶言出外待命錫恒曰白望因在禁府時金一鏡爲府堂治之
頗峻故以此含嫌必欲擠陷矣教召勉出　上曰依爲之○
傳曰金一鏡勿待命○師趙泰耉爲賓客柳鳳輝及宮官入侍
時累〻陳達不可辭位之意荅曰予志已定斷不撓改泰耉
更爲入對良久允從○鞫廳啓白望稍以告者亦曾有凶悖
之言吾亦上變云嫉怨告者互相立隻死中求生識極痛駭

而出言旣發則不可不覈問以此更推於告者 傳曰允○
政院啓以白望侵及之語領相趙泰耉右相崔錫恒待命
傳曰勿待命○大諫李師尙疏陰謀逆節多出出相之子從
按治之道不容少緩逆漢白望本以出黨勇士曾因本府聞
睦虎龍之上變越獄僅捉而初招構誣昨日逆一獄官今日
逆兩大臣使獄事還就坐下明旨教勉大臣兼招獄官無執
少嫌即刻開坐○鞫廳承旨啓白望許多亂說欲爲沮敗獄
事又爲侵逼剝葉欲令諸堂皆避鞫獄中撤坐賜處分云云
○金一鏡疏臣待罪金吾李弘述獄因陸玄撲殺之狀畢露
辭連者白姓一漢三變其名睦虎龍上變之時越獄乃捕得

閒臣嚴治冤懟次骨庭鞫之際擧臣姓名勒加凶言云云又曰謀我君父何等凶逆其曰踰墻入宮挾匕塗刃五百金購得中國之九藥一軟即斃者分與宮人和之飲食乘喪矯旨廢爲德讓君大惡手小惡手平地手隱語作號凶謀逆節狼籍陰懷天下寧有是耶○司直申鈺疏鞫獄初設金吾之官出於罪因之口鞫廳不爲請拿而鞫坐移設本府事異常規及其開坐也按獄大臣緊出於罪人之口一番下正在所不已喉司臺閣紛然争起請其敦勉抑何意也又曰春宮累遭罔測之變此後保護之道惟在提防云○大諫李師尚疏申鈺疏言半諱畧無驚動於謀我之凶逆陰籍賊供欲從按治

之路上自大臣下至三司一筆句斷意在迫逐欲空國而後
已苟究其情便一日望請絶島荐棘 上曰依啓○兵判李
光佐禮判李台佐疏鞫廳罪人亦擧臣等之名不勝震驚乞
命究覈○兩司合啓安置罪人金昌集李頤命拿來處斬事
連啓并賜藥李健命按律事連啓八月從斬趙泰采按律事
連啓十月賜藥并詳見下○右相崔錫恒啓虎龍初雖入於
凶黨而告變功大矣放送其功考例擧行何如 上曰准○
大諫李師尚啓李弘述處虎龍上變之擧與諸賊潛授縱之
計請一體鞫問洪哲人發捕時其父彥度敢生隱匿之計彥
度亦令拿鞫依啓獻納尹會啓金民澤金濟謙李器之俱以

逆賊之孛枝與弘述綢繆請濟譕民澤與器之一體嚴鞫聖
復一疏為聯劉嗃天令當大逆方討請一體鞫問依啓〇執
義徐命遇啓沈謂為全兵時因其從尚吉送累百兩銀貨扇
簡用於日望及烈伊處李尚龔為平兵時送四百金于李字
恒俾為急手之用請沈謂李尚龔李字恒并拿鞫〇持平金
弘錫啓李遷以字恒子官穀錢六百兩給世相耳當器之謀
殺庯龍時受天紀指意往告弘述免其罪請仍因嚴鞫依啓
〇鄭尌期啓吳瑞鍾聚銀行賂圖換局事非鄉曲一么麼所
獨辦者請嚴鞫〇府啓金時豢金時謌方圖換局時求助於
洪采則渠以為若有營門令則豈不奉行乎果因營関安岳

米五十石劃給請其時盤司金有慶拿鞫依啓〇掌令李景
說啓遠竄罪人金雲澤趙洽招曰其父甫重為平兵時雲澤
為監賑御使謂甫重曰國家非久當有大事願命獨對事果
出其私匣綻出云云〇鄭宇寬更推時告變尹執商沈益昌
金愛祥崔泓朴再元金九淮咸喜春拿來因領相趙泰耉啓
宇寬敢生死中求生之計請上變先提判禁沈檀同禁金一
鏡兩人為渠筆魁首而猶不敢謂之識面豈有推為魁首而
不識其面乎元徽尹執商則元徽已死無可憑問執商則宇
寬不相識面所引宦官五人亦不識宇寬為佚世間豈有如
許告變乎又佚辭內自上所下判付謂之崔泓所為且今番

處分大小除拜一委之渠輩所周旋一如世相之矯誣喜賊
之詩語一如向時白望除去獄官之許所告人等並放送而
輩當翹出使之仍參鞫坐 上曰唯崔錫恒啓就商先朝宿
將有志身殉國之節復授將任似宜 上曰唯○正言李匡
世疏訓將尹就商以逆魁至親懸若吐款則就商即連坐之
入而身任重權揚揚街路略無所嫌宜罷其職○徐德修刑
問一次第六度承服右相崔錫恒啓德修即嬪宮叔侄之間
德修之父即嬪宮同生耳德修爲贈贊成宗傍之長孫與他
有間只誅其身其父減死定配緣坐等事分揀王法私恩可
以兩全 上曰依爲之○掌令李基聖啓金昌道招內器之

言宮城扈衛事頒左相言于兵判李晩成出李森以柳就章
為中軍其締結之狀難掩請遠竄罪人李晩成柳就章拿鞫
依啓○校理權益寬疏趙松之居中偷竊便是惡逆中奸窩
洪啓迪溪情銀貨之耗失唯擺逆節之違劃全叢瀓松之言
啓迪初既薦棘而此言既蔑嚴鞫斷不可已復疏為前驅四
劄為後距逆復亦願明正典刑任敵朴奎瑞昔年出疏逆勝
畢露亦宜亟正邦刑○又啓尹慇出銀一款洪哲人嚴刑得
情　答依啓○持平李普昱啓金一觀以弘述習陣後回軍
犯闕之情納招鞫廳以其月次之少差不載文案蓋一觀以
十一月初九習陣後舉兵犯闕定計遍因換局以陽三日而

事不成云換局乃在十二月 一觀錯舉十一月爲對云弘述
庶弟弘邁之子即其同情云請拿鞫嚴覈崔錫恒劉一觀承
服時曰弘述有舉兵犯闕之意問推戴爲誰則初以洪義人
李器之中爲之又以李政承爲之云隨問改換三變其名又
同參人則乃以李弘邁之子名不知爲對又曰子相左胡辭
亂語都無着落 筵中陳此狀矣臣初不審案至登臺章何
敢妄然參鞫云云○備局啓平兵銀貨事平監李眞儉查啓
時任兵使尹五商所送文書曰時爲兵使柳星樞爲萬兵
時鄭宇寛以平兵所貸採貸用萬兵慈城銀二千兩星樞之
逋請償於時爲々々以爲問于宇寛果貸用云今方遝報云

星樞時喬并嚴鞫○禁府白時喬柳星樞刑推啓　傳曰時
喬放送星樞除刑議處政院啓二千兩銀貨白時喬之遞報
柳星樞之許貸皆憑逆賊鄭守寬之言事涉可疑仍回議處
啓○崔錫恒啓鶴孫以白望奴爲使喚玄德明金守天爲白
望往復書札并島配宜矣　上曰依爲之○掌令朴徵賓啓
舜澤隨顯賊潛買毒藥不可以徑斃不施逆律請孥籍依啓
○三司入侍時啓李晩成因其徑斃雖未究覈其干預易將
之謀既出逆招則國人所當棄親戚所當絶而戶判金演徒
牽世好躬自往哭請罷職　答曰不允執義李德壽疏晩成
罪名不甚明白金演苟有宿昔情好何害於一　問欒布哭彭

越而漢未嘗罪先正臣金安國於親知羅鞠者吊孤恤家世稱其德君子之過失於厚今濂何至於致罪云〻掌令李粲說李廣道啓曉成之同參逆謀浪籍方任忠兵之李鳳祥無端內薦爲賊所忌之李森沒〻出補從使便於任使之就章得差李森之代況其中札中三木出補之說破字隱話非講而如是乎今者石僚抑獨何心爲此罪名不明之等語臣竊惜之口平監吳命恒狀啓犯逆人曾任關西捆師趙甯重白時耇李尙韡金時泰籍産事口金弘錫啓平兵中記之銀不下於六七萬兩近來楞然任陞曾爲耆老堂上以四千兩稱貸事行關平兵〻使白時耇如數出給請嚴問鞫廳啓西閫銀貨

眷老關文即任陸之所署 守寬受其帖爲得銀貨請司直任
陸遠竄依啓○鞫廳啓願命賜死 關文到公州願命婧縣監金時敎
掠奪圻見請拿鞫依啓○正言柳時模啓聯劄根本之聖復
三手出銀之慾星樞更加嚴鞫事○判禁沈檀啓癥賊之流
案三手鳴矢四劄根柢也 癥賊年已七十一加刑則必致徑
斃正刑命下後以結案拒逆不得正法曾在 先朝趙嗣基直爲正刑
以近事言之有志述焉 健命焉請直爲正刑 上曰依爲之
○徐命遇啓喜賊拿來都事到靈岩則郡守文德擁出示本
郡遠竄罪人洪錫輔小札喜賊家文書中諺書一張詩稿一
張懇請出給諺書即喜賊母書詩稿即喜之所作續永貞府

也請洪錫輔拿鞫喜賊作歌而誣毀 聖躬特以經斃未施
懸街至於續韓詩永貞之行污蔑 聖明比順帝之昏亂蓋
順帝病風且喑不能視朝任文筆乘時恣弄今者此賊以
聖明歸於永貞之尸位其中傀儡索絶之句蓋以傀儡擬之
於不敢擬之地索絶比於兩宦之事露其面三字其意以爲
向來處分皆不能出自 聖躬及兩宦死莫掩本色也至於
夜作詔書朝拜官之句與矯詔歌辭之意鑿鑿相符况其母
書事機垂成有若炊飯四月旬後自有好道理云云若非三
手出畫布置已定家間婦女揔知習聞則何以登諸諺書指期
明定乎其母與妹諺書現發後自裁初無與知則豈至自斃

于請奴婢籍沒依例舉行　答依啓○正言呂善長啓靈岩
郡守文德璘以喜之押客喜之拿來時要於中路欲除出數
張文書雖都事擬理不給而文德璘與喜之交通之狀不可
不懲請拿問李濟啓喜賊拿來都事到配所碧沙察訪朴泰
俊藏喜賊於山村都事持勑督出始告其處請拿鞫依啓○
府啓故承旨金普澤以春澤弟雲澤兄爲師命婿亾家禍國
萃于一門至於四月旬後好道理之說既出於其妻之謗札
及其綻露其妻自斃滅口普澤平日之亾畜可知請追奪官
爵依啓○續永貞行日十二月朔歲辛丑明陵寢郎眠廬牖
忽聽　先王御寶座羽儀肅肅排左右傳呼大臣又連呼中

使如風聲在口但見顛倒數公入依俙不記誰與某丞音如
鍾鑾前陛宗祐將覆卿知否諸公求退欲何之孽豎作逆誅
宜厚殿上殿下火如晝衛士高喝千雷吼斯須門外掛兩頭
傍人指言黃門首國有大变越七日黨禍忽如漢北寺書荒
窮絶魑魅喜逢閹孽奸蛇蜥吁夜作詔書朝拜官昔聞永貞
今還有狐鳴梟噪無不如睗睒跳踉更指喉長虹爛日貫太
陽德星錯落依南斗鶴駕蒼黃欲出門哀詔三宣泣聖母宮
闈事秘難莫詳盡聞急変生腋肘勢焰如山邁魏客根蒂已
深難力取一夕驅除何神速此非人為即天誘魂迷不敢辟
毒螫窩近若有神相守翠眉宮娥未洗粧香帕裹頭哭出走

倏忽雷霆一蕩折　先靈嘿佑誠非偶傀儡索絶露真面魍
魎日照求幽藪閻禍從古國必亡漢唐在前皇明後未聞天
討烣若斯宗祊於乎億萬久誰家女巫禳新鬼春夜藁街歌
拊左〇无菴道峯出享時有儒生崔鐸者疏有曰時烈雖非
兇逆〻〻之出由於時烈〻〻之窠長鬠也有詩曰一千里
外石鑾士四五年來孫太平歌詹禍疊明月夜舊臣遥誦永貞
行喜戚乃祖述爲永貞篇爲亂逆之嚆矢云〻鄭鎭緯等疏
下有曰永貞即韓愈譏當時小人也當甲乙鶚黨盈庭時先
正之咏其詩謂出傷時之意而或謂之此輩据摭如此云〻已上並欄

○四大臣賜死前後疏啓 辛丑十二月李真儒李齊尹聖時
朴弼夢徐宗廈啓安置罪人金昌集李頤命按律李健命待
該事還一體勘律安置罪人趙泰采減死荐棘事并不允見詳
上○壬寅三月昌平儒高應煒疏亟正四凶之罪永絶禍根
○大諫李師尚掌令李景說獻納尹會持平朴弼夢啓變書
上聞頤命送節充著請拿來處斬依啓又啓昌集今此逆招
中緊出者若非子非孫則即其姻親門客也其子濟謙頑慝
席龍之上變陰囑弘述至爲撲殺滅口之計且持重 斬点
之日渠敢請陞遷其同情逆謀十手所指請亟正邦刑 依啓
又健命項於充价奏請也做成兩勝之說誣及 聖躬今又

緊叅於逆謀況其平地手主張之賊近出於子侄掌上字推戴之計一門內事也泰采恒同三人迭相和應況今出逆辭連之類同非其血黨心腹請健命泰采并按律處斷 答勿煩○初金昌集李頤命兩大臣事 答勿煩六次夜深後獅夢曰 宗社危亡迫在朝夕宮城扈衛亦當爲之若不得請決不可退 上始依允獅夢曰發遣宣傳官發軍護來李頤命同逆變例 上曰依爲之趙泰耉曰兩人罪狀無可言者而直爲處斬非法之事崔錫恒曰拿問後結案處斬何晩 上曰依爲之泰耉錫恒又劄曰罪人昌集頤命拿鞫後正法事最允矣更思之曾經三事施以栲掠有所不忍況 先朝

已行之例曾前後命多及於中路取盆水加劍之義更加裁
處　若曰劄辭儘好勿施拷掠之刑政院啓領右劄有中路
後命盆水加劍等語以何律擧行乎　傳曰加劍領右相劄
加劍二字臣等泛引古義而已　先朝已行之例賜藥之謂
也大諫李師尚持平朴鄕夢陳頌相爲其從子泰來欲爲濟
活爲此劄請繼爲寒心○金一鏡疏逆者不一其謀半夜懷
刃有若魯之鍾巫衷甲行毒有若漢之冀顯乘喪矯詔有若
秦之斯高未有若今日之凶也頤命昌集請討合辭五閱月
矣即令拿斬允爲得當○一鏡入侍時昌集頤命都事所到
處幷即行刑事下教○李頤命賜死傳旨曰罪人李頤命陰懷

將心久畜異圖妖人劒客出沒門墻紅袖黃門結為心腹動靜密伺於內間戚福擅弄於中外陰謀逆節隨事彰露到今變事上聞逆竪就鞫約誓成於血黨貨賄行於密地因緣蹊逕潛圖不軌尚非子侄輩皆是親黨掌中書字名入推戴三手餘謀流為凶劉亟命莅斬中路以正王法金昌集賜死傳旨曰罪人金昌集心懷異圖手握國柄醞釀禍機三十餘年締結逆宦指揮門孽爛用銀貨惡子妖人交通內外遂為凶逆向者凶劉罪案通天亟命莅斬中路昭揭典刑○傳曰依前下教舉行正法還收事分付 朴弼夢疏而凶致法初下莅斬正刑之命又有拿鞫之教又有加刑之命又因大臣劉請

賜死之語有依施之教終下判付罪止賜死處分顛倒失刑
莫大宜從最初處分以嚴討逆之典 時 上祈雨祭乘玉轎
時備忘 先朝舊臣一時賜死有所不忍近日傳旨還收減
死圍置承旨金始煥南就明金致龍趙景命黃爾章朴徵普
啓請收減死之命 答勿煩 宗廟前下玉轎時臺臣李師
尚李濟尹會愼惟益李箕說請亟寢減死之命 答勿煩流
禮金一鏡柳重茂疏請還收疏決時昌集頤命減死備忘還
收禁都鄭錫範路過李頤命於夫於峴乘去漢江村舍賜藥禁都
趙文普到星州金昌集賜死 持平金弘錫啓頤命昌集孥籍
事 上曰依啓又教曰賜死後孥籍過矣還收○執義徐命

遇啓薦棘罪人才有按律之請令此健命乃於副使復命後
三日始到城外鞭〻作行押去都事正罪事依允○兩司合
啓健命以桓温廢帝奕之褒字肆然加之於　聖躬又以左
石勝獨等語筆之於奏文況惡手主張近出於子侄掌書推
戴不越乎同堂請坐正邦刑泰家須戚畧示崖異於三ム及
甚滑塗啗其子觀彬則并與三ム打成一片今以昌道之招
觀之庭請始罷之莚與三ム定計分付弘述之狀浪藉按律處斷
○館儒椰綣等疏健命剖請節目已不可容貸及其奉使也
其兄觀命以癡孫等字及於奏文健命又以左石勝獨得無
並屬求嗣之藥無效等語做出於彼中兄及弟实相為表裏

孚誣無疵之　聖君罔濟不測之凶謀請亟正邦刑泰采論
其負犯無間三凶況今逆節同非泰采之血黨亦宜正刑云
云○館儒金東顯掌議金克鏡李潤身疏邑金壽顯李頤期
生進韓師德金浩李聖運嚴慶胤裴胤命幼學朴師寬崔泰
斗金相𧶘金鉉等疏已死之頤集亟施磔屍孥籍之典未伏
法者健采兩賊次第處斷事○校理柳儼疏權益淳金始爀
劉頤集初劉逆心已彰及今推案凶計畢露三手罔甚追悔
庭請之失詐罔下備忘欲滑兵威何等凶逆健命則劉請鞫
目屢字勝說同非誣上直欲廢出宮城陳兵之計有淳於集
無間於頤泰采則既同聯劉凶謀又預換差陰計少無異同

於顧集請大施顧集琴籍亦許健永正法の修撰李顕章疏身
為推戴者顧命也潛蜀塞旨者昌集也異邪毀君者健命也
首倡聯劄者泰采也陳兵圍宮蜀行廢黜則四凶同一心云
ゝの承旨李萬選執義李濟司諫鄭楷掌令李景說獻納李
真淳持平李巨源正言李匡輔校理李明誼呂善長副校柳
弼垣修撰金始煥副修撰盖淳李顕章合啓迭陳千餘言
上終不允玉堂進伏以每事淵黙為言　上嚴教曰以我為
啞子玉堂駭然李巨源進救玉堂　上曰李巨源遞差鄭楷
等請同被罪　上曰入侍臺諫并遞差玉堂并拿推　上辭
氣振厲聲如洪鐘屋宇振撼摩臣蒼黄退出政院啓伏乞堅

抵雷威特下反汗之命 答依啓○右相崔錫恒筵白尙相
處斬事兩相孥籍事亟從臺啓 上無發落自是連啓皆不
允 全八月十三日大臣二品三司入侍右相崔錫恒左贊姜
鋧判禁李光佐吏判李肇戶判金演禮判李台佐刑判趙泰
億工判韓配夏判尹尹就商知禁朴泰恒吏叅金一鏡禮叅
柳重茂兵叅金重器刑叅李森左尹金始煥右尹申翊夏開
留李世最大成李師尚承旨南就明朴熙晋李廷濟副學朴
獜學校理權益淳李顯章呂善長修撰趙翼命李明誼執義
鄭楷掌令金重熙尹大英持平李匡輔李普昱大諫李明彥
司諫梁廷虎獻納李真淳正言具命奎記事官宋寅明申致

雲入侍時大臣以下縷縷陳達合啓允從事終不允申後更
入對一鏡曰以一家人入來見之以大義滅親之謂泰億曰
罪人泰采即臣堂兄也賊復援疏後臣首請頤集之罪矣一
鏡曰逆賊天紀臣之妻侄也臣按治其獄矣李萬選曰諸臣
或與四寸為至親為姻婭而不顧嫌亦可知罪逆矣 上曰
宋寅明頻頻仰視無嚴極矣罷職寅明蒼黃退出大臣又一
縷縷陳達 上曰依此為之一鏡曰夢籍與合啓皆允從乎
上曰唯錫恒曰合啓有兩件事健命事乎 上曰健命事矣錫
恒曰然則泰采無發落乎 上曰唯廷濟以頤命昌集夢籍
健命王刑事書出下教師尚曰泰采按律伏願同俞獬夢曰

四凶中泰采獨無肆然爲逆之跡然庭顧遽撤諸宰爭執則
權辟欺誑沮其爭執中夜顧請節目此亦逆何可獨生乎
上久無發落日已昏大臣以下退出○十九日禁都李夏英
莅斬李健命○掌令李廣道持平趙鎭禧李巨源啓趙泰采
正刑事○坼儒權瑞鳳等疏請伸辛巳獄仍請李金兩大臣
戮屍趙泰采正刑○兩司連啓皆不允至九月領敎後三司合
啓逆魁頤集依晉敦蹤斬之例 亟命戮屍泰采罪名亦已臚
列於領敎矣亟從正刑之請 答勿煩○三司金一鏡趙遠
命成德潤等入侍時趙泰采按律事依啓崔錫恒創前古備
忘還收後頤集大生恐惻會 健命家誅議器之從傍告曰此

事不可如是必以旗手三四百名守直闕門即邀趙判府面
議處之健命曰初不與知之人今何可參聞以此推之泰采
初不與於三凶陰秘之謀可知也三司劄斥錫恒之政院啓
泰采按律事命下矣頃日 顧集傳旨初以依律書入追以賜
死改付標今亦依此以賜死改付標禁都朱漫罪人泰采賜
死之府啓四凶均是逆也泰采獨免孥籍有乖懲討之典況
其子觀彬投合濟謙泰采之陷逆亦觀彬啓之也請泰采三
子減死島配故士人李達煐妻即泰采女也以其父逆死歸
怨於宣仁門扶社之大臣常以小車載偶人為行戮狀又畫
討逆諸臣像揭壁射之 教其婢締結其夫嫡婿參議金東弼

家婢埋乡於東獅家非但此也埋乡之疫又及於其甥林原君杓家及其夫同氣諸窩情狀畢露請具配係啓林原君杓疏畫疫出自婢輩臣之子婦横羅臺言云云○正言鄭壽期疏蓋勲之兒孝盗啓師命之伺上動靜傳法相承小則為春澤大則為昌集願命器喜龍澤云云○司諫鄭楷啓願命之使還也六萬銀有若不用者然令令三年無一金納官以商譯分數懸録錢以二朞後計利還納請嚴查督捧○金始煒啓昌集之當國也其弟昌業以貪財牟利之人箭串閱武場郭外養松地作田作畓任作己物請摘奸禁断○持平沈埈啓石室書院金尚憲祖豆之地昌愡濫置配享若使遂集之父

與弟生存當被隨坐律請亟定配○獻納金灘啓願健兩賊之父當初院享猶爲冒濫況今兩賊伏法依舊禮享於法不可獨享者毁院配享者定其人依啓

已上并爛餘抄錄